



ཨོཾ་པ་ཨཱ་མཱི་ཨོཾ་ཧྲི་ཤི།

聞 喜

། ཏུས་དེབ་ཐོས་པ་དག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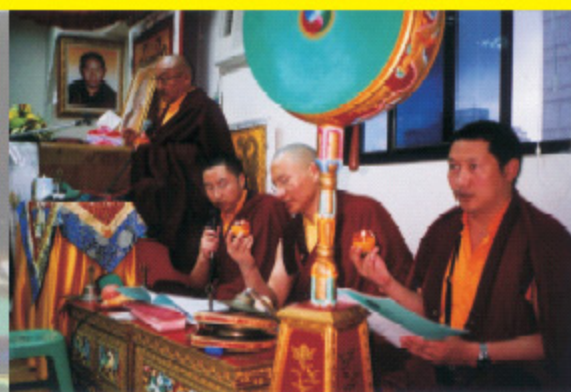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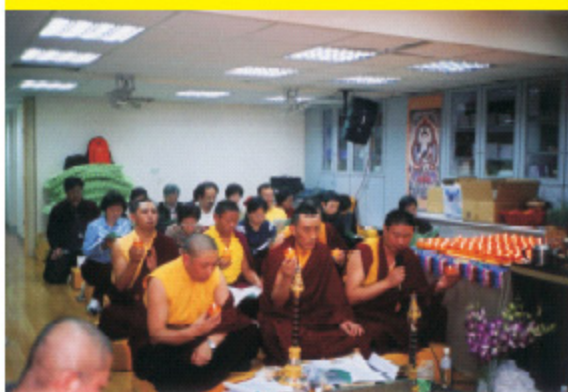
常樂之因菩提心

2005 年 6 月

1999 年北美創刊

第 12 期

二〇〇五年 228 文武百尊法會 朗欽仁波切帶領 進行油燈祈願



朗欽仁波切為弟子灌頂

地清法師協助為弟子灌頂

地清法師與僧團合影

本期內容

法會圖片集錦	1
地清法師訪談記	2
隨師訪五台山記	6
西藏天文曆算小常識	10
菩提心讚頌寶炬	11
瑪爾巴譯師傳(9)	12
噶札西寺「小阿尼、小喇嘛 培訓計劃」	18
心意自解文武百尊灌頂簡介	18
普賢菩薩行願讚(2)	19
唐卡：薄拘羅尊者	20

聞喜

岡波巴金剛乘佛學中心
指導上師：朗欽加布仁波切
創刊發行人：王倩如
編輯：岡波巴編譯小組
北美聯絡處：
Gampopa Vajrayana Buddhist Center
6 Fox Lane, Denville, NJ 07834
Phone: 973-586-2756
Fax: 973-586-7080
email: gampopacenter@hotmail.com

台灣聯絡處：
台北市岡波巴金剛乘佛學會
台北市大安路一段241號6樓
Phone: 02-2784-6125
Fax: 02-2703-4316

《聞喜》期刊，每年發行兩次，以贈閱的方式流通。若您有興趣收到《聞喜》，請來信或以電子郵件告知；您也可以從岡波巴中心的網站 www.gampopacenter.org 閱讀及下載最新或舊期的聞喜。

地清法師訪談記

台南左鎮鄉暨苗栗三義佛頂山朝聖寺的住持地清法師，多年來發心贊助西藏、印度、尼泊爾、大陸等地的千年佛教道場，無論興建學校、造塔或整修寺院，皆隨緣盡力護持。地清法師的道場設有密壇，法會活動時，常請藏傳佛教四大教派的高僧前來修法。今年岡波巴中心舉行的「二二八文武百尊大法會」，就是在地清法師的協助下，於朝聖寺，台北承德路的總會來舉行；而在今年佛頂山朝聖寺一年一度的水陸法會之前，地清法師也特別禮請朗欽加布仁波切前往三義道場進行四天的除障修法。這樣顯密相融的道場與修法，在其他的地方並不多見，美洲岡波巴中心的弟子，平時較無認識法師的機會，一般金剛乘弟子，對法師與密法的因緣，也心生好奇。《聞喜》的編輯小組，在今年四月有一個好的機緣，能與此一行誼廣為大眾稱道、讚嘆的法師，做簡單的訪談。希望藉以下的問答摘要，能讓讀者進一步的了解地清法師的佛教願景，以及法師與密法的因緣。

編：在法師的書裡，介紹「地清法師的願景」中，提到了師父在出家後，曾到鄉下海邊弘法，也到印度、日本參學，並且在合歡山大禹嶺閉關，請問師父在修學的過程中，是何時接觸密教，修學藏密與東密？

師：我早期是偶然地接觸到密教。第一位依止的根本上師是(竹巴噶舉的)竹清法王。我從印度回來後，剛好竹清法王第一次來台灣，在民權路弘光居士那裡的祇園精舍講地藏菩薩。一般密教很少講地藏菩薩，而我本身學顯教時就特別留意地藏法門的因緣法，經過那次法王的灌頂再加強深入的講解、啟蒙後，我了解密教並非平時我們想像中的神秘，也不僅限於一般所說的灌頂加持。仁波切當時說法能一針見血的啟發出法在那裡。

之後，我又遇到了白教噶瑪噶舉漢噶仁波切，仁波切當時從尼泊爾來台南，再從他那裡我再接受了十幾個灌頂及聽聞開示後，慢慢地我了解密教所傳之法在內容上，與顯教大同小異，只是他們從法上的深入，較為深奧。一般台灣的顯教法師說法與仁波切還是有些距離，真的從顯教密教來看，密教法門在法佛的分析上，更為刻骨銘心，對因緣法講得很清楚。最近我看朗欽仁波切的著作與講學，也是真的很深入。

編：師父也曾去日本修學東密，在時間上是在學藏密之前或之後？

師：我在印度時親近了一位瑜珈者，他早期也曾在日本留學，這位瑜珈者是香港人，當時住在加爾各答山下，我那時隨他修瑜珈，多少也聽到一些東密的概念。其實佛法都相同，只是東密真言宗的背景，源於空海大師。其實這位瑜珈者對藏密也了解，我把他所說的連貫起來，內容大同小異。東密與藏密只是文化的差別，真正修行起來，法都是一樣，東密初祖空海大師胎藏之教法，也是從唐朝流傳而來，只是後來的發展配合日本的生活背景與文化，其實他們的儀軌和規矩，都離不開顯教，除了使用不同的法器外，其他也和藏密相似。

編：師父曾經提過您是在民國83(1994)年以後，才得到上師的允許，做地藏護摩，這是依東密的傳承來修的？

師：其實因為東密與藏密儀軌類似，所以護摩修法中也有藏密之法，東密儀軌中比較強調咒語的憶念，在朗誦儀軌上有一點不同。

編：師父您在修學東密時就學日文，修藏密就學藏文嗎？

師：沒有。

編：當時有翻譯嗎？

師：當時的因緣其實很不可思議，我在修東密時的第十一個師兄是香港人，早期住在澳門，懂得國語。因為日本的法本有漢字，所以修學時最高難度的地方只是上師講的日文聽不懂，法本教材倒是可以看懂六成，其他的再請那位師兄教我。我在日本最大的困難是不住在道場，得打工，交上課的學費，就像許多美國的道場，上課得繳錢。在日本的寺廟私下有供養，但教學時仍得交學費，否則不能聽課，住宿也住外面，所以得靠打工籌學費。

編：您日本的上師是在家人還是出家人？

師：是在家人。日本佛寺有兩種格局，真言宗的話，一般師父都是在家人，為父子傳承的寺廟，不過寺廟也有護持的集團為依靠。

編：通常求得一法後得花一些時間去練習修法，不曉得師父修學多久後您的上師才允許您去做護摩？

師：我修東密以前已在印度有藏密的概念了，加上佛學院六年顯教的基礎，所以學法對我來說不困難，只是密教儀軌中一些觀想等基本的修法我比較生疏，去日本後再加強，就連接起來。其實密教沒有我們想像中困難，重要的還是在法上教義的理解。

編：師父的底子還是好，像我們這些在家眾，常是觀想了半天觀不清楚…

師：對，有些人會卡在那裡。其實藏密著重的是觀想本尊，著重「法」上的空性，東密則是想真言宗咒語的加持力，二者略有出入。藏密最後歸於空性，東密則依於咒語的加持，東密護摩著重加持的超度，這類超度和藏密的修法差不多。

編：顯教中也有水陸法會等超度，師父曾提過要超度幽冥界、三惡道眾生，得靠修密法比較容易與他們結緣，是不是師父覺得超度時修密法比較相應？

師：其實如果你曾深入水陸焰口法會的話，就知道那裡面所用的咒語和藏密、東密都一樣，只是使用的翻譯字音略不同，其實意義完全一樣。譬如我們的普召真言，與東密的普召真言或藏密的祈請召請文都一樣，只不過顯教比較注重場面威儀，常做禮佛、拜懺。密藏的超度，則是在修法之中，上師會說法，重點式解說業障、厭離心、菩提

心等，最重要的是在緊要關頭時，上師依修法儀軌中本尊的咒語，如阿閼比佛咒，藥師佛咒等來超度，這些都一樣。人生於善道，有能力從法上體悟空性，以離苦得樂；幽冥界的眾生沒有正報，只有依報，得靠一些真言咒語加持，也就是平常說的陀羅尼咒加持。

編：顯教的助念，通常是以佛號為主，有時也有誦地藏經等。師父會不會也鼓勵弟子加唸各種咒語呢？

師：其實從顯教幫助一個人善終、往生，還是要從理上讓他們體悟到離苦得樂的目標，灌輸他們阿彌陀佛因地所發之願，了解極樂佛土的成就

。往生極樂國土，不能在臨終時才準備，有時這樣會來不及，所以我們弘法，就是要培養大眾的出離心、厭離心，以及菩提心，最後達到佛性，體悟空性的巔峰。對慈悲喜捨有正確的知見，這時候放下一切往生，才是標準的。如果這樣的因緣不具足，最後就只有依靠咒語，陀羅尼，或是佛法的加持。所以應釐清兩種觀念，第一種是阿彌陀佛或本尊所成就的名號，及其心咒的唸誦，這和讀誦蓮花生大士的祈願文一樣，仰賴的是知見上的信心，以及菩提心。但從淨土來講，最重要的還是要認識阿彌陀佛

的成就，肯定祂帶給我們的安全感、歸屬感，有這種知見很重要，在我們臨終的剎那，這一知見對我們能離苦得樂的助力很大。另一種下根者，若沒有這種觀念或認識，在臨終痛苦時還是會感覺佛號的加持力，現在我們人好好的，一般的病痛感覺不到，但到臨終的剎那，要進入中陰身之時，聽到佛號會覺得很吉祥，咒語與佛號就是一種力量。

編：幫助臨終者助念，有的是唸佛號，有的是唸咒語，如果是請師父來唸，師父會選哪一種唸？

師：以我現在顯教的立場，我還是偏向唸佛名號。因為阿彌陀佛的四十八大願中，在中國人顯教來講，名號也是一種加持。其實密教團體也唸名號，只是我們聽他們唸起來似梵語，常見的例子是唸「噶瑪巴」〈大寶法王〉，蓮師等祈請文中的名號。另一方面，顯教中也有十小咒、大悲咒等咒語，只是我們不特別強調。其實如果專心朗誦本尊的名號，是同樣一個原理，比如綠度母咒的「嗡達咧嚩達咧嚩梭哈」也是一個名號，只不過不是唸「南無綠度母菩薩」。



對人類來講，可能咒語的音調與人類的磁場有相通處，咒語本身有一種質量，對六道或人的身、口、意有特別的因緣作用，咒語的能量，比較合於人腦波的磁場。

編：在密藏修法中，會要將上師觀想為本尊或佛，這在顯教裡面沒有。很多先學顯教的人很難克服這個觀念，師父在修密法時有沒有這個障礙？

師：這是一種由恭敬所生的認同感，顯教的法師通常只教導基本佛法，最後仍依於觀音菩薩、阿彌陀佛等，所以我們視為法師為善知識。密教上師在弟子眼中是轉世的成就者，心中對上師恭敬的程度就比一般顯教弟子對法師恭敬的程度更高一層。以我來講，我對自己的師父與上師恭敬的立場一樣。一般顯教的信徒雖然崇拜法師，但在緊要關頭，師父沒有力量，他們還是以平常信仰的菩薩為依歸；而密教的上師力量蠻大的，顯教師父是皈依三寶時認同的對象之一，但在緊要關頭，顯教的弟子仍是向觀音、彌陀淨土諸賢所求。密教則不同，弟子從最初、緣起之時，就認同上師為皈依的根本。二者有這樣的因緣不同。

編：一般顯教背景的法師，比較沒有因緣去接觸、認識密教，也較不常贊助密教道場。師父您卻能發心固定的贊助西藏、尼泊爾、印度等地的道場，並在水陸法會前做供僧、修塔、整寺等等供養，是什麼因緣讓師父的做法不同於傳統？

師：這些是基於三寶是福田的觀念，而福田的深度和廣度是有關係的。喇嘛或仁波切們，都是僧伽，基於平等心，他們和顯教法師都應該是福田僧。我的考量是，台灣顯教信眾發心供養，許多也希求得些福報，或是想離苦得樂，解冤消仇。他們希冀透過一己的佈施，使願望達成，吉祥如意；這類佈施功德的因緣法，只停留在有所求的福報。我自己迴光返照，一來我的德行不夠做為這些供養的福田，二來我悲憫心看許多供養金錢的來源，是通過造〈惡〉業，不如法等方式所生的不淨緣，以這不淨緣的共業果來種福田，對我供養，我何德何能，如何承擔這樣的共業？有了這認識的觀念後，基於慈悲心，我就開始清淨心的思考：密教的仁波切及喇嘛，多修苦行，了解修行的本位，是清淨的福田。另外，如果在台灣蓋道場，即使是簡單的精舍，就要好幾千萬，而經典中也說：「供養五百個善人，不如供養一出家人，供養五百出家人，不如供養一羅漢；供養五百羅漢，不如供養一證初地的菩薩；供養五百個初地菩薩，不如供養一十地菩薩成就者；供養五百十地菩薩，不如供養一尊佛。」我從這裡得到的啟示，供養的因緣福田，他們的身口意及信願都有連帶關係。如果供養我，我的德行及身

口意如何？如果供養仁波切及數百位喇嘛等修行人，從菩提心及平等心的考慮，這樣比較恰當，比較如法。第二個考慮是：在台灣蓋一個大殿的錢，可以在西藏等偏遠山區蓋三、四個寺院，支持三百、五百個出家人修行，所以從經濟學的概念來講，捐錢蓋那些寺院比較划算。

編：有些西藏法師的觀念，是要募款就到台灣來，因為這裡的信眾善根深厚，樂於供養護持；而要弘法就到歐美去，因為西方人著重理性思考，樂於學習教法，但相對的他們在供養上比較不那麼踴躍，所以在那裡蓋道場比較難…，或者歐美的人也應效法師父種福田…

師：主要是台灣的佛教比較普遍，這是感應了三寶的加持。台灣的信眾不僅福報很大，其實在聽聞佛法上也蠻積極的，所以才有媒體、電視弘法。台灣真是佛教的勝地，福慧都有。我的理念是在台灣的福報還可以的情況下，利用這一機會親近仁波切；其實台灣信眾在長期佛法的薰習下，也不輸於美洲、歐洲他們的信眾。因為西方各種佛法因緣要搭配起來，腳步比較慢；而在台灣有媒體等配合法師的積極弘法，其實可以更深入紮根，只不過台灣顯教講的法比較淺。在歐美仁波切們講經弘法，常深入因緣法，手印、圓滿等法。但到了台灣，信徒比較希望仁波切們能為他們消災祈福，但這只是與密教仁波切對應的方式，真正台灣顯教信徒求法念經的人很積極，因為各個山頭、道場弘法很積極。只是我們看到沒有顯教基礎的密教信徒，比較偏向佈施，真正顯教信徒佛號和聞法的基礎，不輸於密教信徒。現在我們台灣顯教、密教二支脈的信徒，密教信徒是在仁波切們來台灣授課後才提升了他們的因緣法，而顯教信徒在基本佛法認知上都大略了解基本概念，對菩薩的信心也很高。密教上師講法比較有深度，而顯教的法比較淺，像我講課我不敢講深，深的法還是要契機，比如我今晚講課是以地藏經的立場講，等哪一天有因緣的話我會講《法華》、《講華嚴經》，這樣更深入講課。

編：是不是這些較深的經得在佛學院講？

師：不一定，要看因緣法。可能是因我的條件，我的法緣和興趣現在比較喜歡講這些。

編：藏傳佛教很注重閉關專修，在顯教中比較常有的是佛七、共修，或如師父帶的八關齋戒等，師父覺得兩者的特色是什麼？

師：我自己在台灣經驗了許多次的密教閉關，密教有根本的法本儀軌可循，讓你在生活的二六時中，保持正念來修法，閉關照著這個正確的儀軌做下來，可以做一、兩天，一兩個月，甚至三年十個月都可以。在這一期之中，根據上師

的指導，作閉關的規劃，然後依照法本的系統、程序，按部就班的修，所以能安住其心。在顯教若要閉關，得專攻一法門，目前在台灣常做的是打佛七，或是八關齋戒，從基礎的佛號、五戒淨業習氣的培養，行住坐臥的攝心入手。顯教若要修安住其心之法，就要禮懺，在台灣閉關，唯一的就只是走禮懺，懺悔門。如早期祖師派的三昧水懺，或唸佛者的般舟三昧，才有閉關。其它顯教集眾的共修，是靠著大眾的力量，來度過如一日一夜的八關齋戒，其實祖師早期的八關齋戒應該是在道場進行，現在我們是行方便法，借用公共禮堂來進行。真的說來，修行最根本的，還是要閉關。根據我幾次閉關的經驗，一旦前面一兩個禮拜，妄想通過後，後面修法會很舒服。密教喇嘛們精進閉關時，在度過了第一、第二禮拜，最多是一個月，以後，妄想習氣就可以沉澱下來，之後加緊精進，就很容易契入。顯教就沒辦法，顯教比較「動」，所以一般顯教的修行變成是於道場的安住，就像是安養院一般，做早晚課。

編：顯教中是不是禪宗比較容易進行閉關？

師：禪宗閉關和密教不一樣，它是一種禪定的進入；密教閉關是修法。

編：假如有弟子想要精進用功修行，請師父帶，師父會以密教閉關為主嗎？

師：不一定，我會看〈情況〉。例如拜三昧水懺，使他們一邊拜懺，一邊從懺文、懺法中得到啟蒙。像悟達國師成就所寫的三昧水懺，或是梁武帝成就者所寫的梁皇懺，其實並不輸於密教。

編：顯教裡好像很少解說懺法，就是要你拜。其實懺文內容有很多很深的法…？

師：對，很多都是從佛法引申顯現出的。一般在台灣拜懺的人只是來拜，不會去深入懺法的要理，多數是在大眾的力量下所造成的感性氣氛中流露出懺悔。台灣顯教的另一種懺悔是拜佛號，拜佛比較能契機。真正來說，台灣顯教有三套非常殊勝的法門：三昧水懺、梁皇寶懺、及水陸法會。這三套法本，不輸一般的密教，尤其水陸法會的法本，如果自己能閉關拜的話，三年下來，起碼可以拜十部以上。不過水陸法本有許多咒語，需要特別教導。如果是三昧水懺，就不需從咒語下功夫，這部懺是悟達國師為消身口意三門的業障，根據佛法所寫，拜了以後，可以得到很多啟蒙。我曾在大禹嶺拜過三個月，非常的法喜。假使能從佛法上契入懺悔文的真義，貫通其義理再專修，這樣一門深入如三昧水懺的法門，一定會成就。

編：師父從最初鄉下海邊佈教到現在興建朝聖寺，安

養蓮社，全國巡迴弘法，奔波帶領八關齋戒共修，還有媒體弘法等，非常的辛苦的。是發了大願才做得到這麼廣大的佛行事業…

師：我是修了密法上的精進後，比較有彈性，看得到效果…若依顯教修沒有閉關，沒有專修的話，比較會退轉。我密教的底子，是早期仁波切等上師調教的，教導我要獨立，苦行，發菩提心，決不能退轉，所以我很感激我早期的上師。經過他們的調教，使我與諸因緣法相應，比如我在日本跟上師學法時，上師說要上課就得繳錢，所以我那時得到兩家餐廳打工，十個月修完法以後，上師把錢全部退給我；但在修完法以前，上師絕對不講，要你自己去外面租房子，想盡辦法給你苦行。在印度加爾各答時，也是修苦行，每天得下山托鉢，穿過錫克教的教區，在那裡沒有電，下午五點後就不能下山。隔壁是天葬場，居住條件很差；我回台灣後，住山上也是沒有水電，都是靠密教的基礎行苦行。所以出家修行從苦行開始，奠定獨立的基礎，以後在佛法上得受益，再迴光返照來思考，才有東西，才有基本概念。

編：這經驗和密勒日巴的相似…

師：對，在印度時有人拿那本書給我看，我看了好幾遍，都痛哭流涕。真的有善知識體驗，依善知識的法語作為修行的標準，才不會盲修瞎練，否則在印度，有很多外道，他們的精進，禪定，絕不輸我們。我看到有錫克教者死了五天後，仍持禪定坐姿，身不腐爛，外道也有很多苦行精進者。我在印度一方面置身修行的環境，感受他人精進的修行，另一方面有善知識教導，也很重要。

編：難怪印度是修行的勝地…

師：印度真的有很多修行人，不論是佛教徒或外道，那裡感覺很不一樣。在西藏，那感覺也不一樣，修行人在高山、峭壁、斷崖，只吃乾乳酪，居然都能長期修行，閉關二、三十年，那更高竿。這種修行的超越精神，只能目睹感受，很難用語言講，台灣福報深厚，物質的享受也能使人墮落，所以我想還是不能太享受，有的話，還是應喜捨。

編：師父的手指，是燃指供佛嗎？

師：第一個是在印度燃指供佛。第二根是在圓覺寺，由因緣法，我斷指以示清淨。當時可能是業障，一時感性，但斷指之時，心中清淨。在印度燃指是因為當下感覺法喜，欣喜自己得聞勝妙佛法，自己覺得福報很大，馬上就想要捨身供佛，那種境界是蠻空性的。

編：這真的很難，我們連自他交換都難做到…

師：我早期很著重「捨」，在印度參「捨」之時，得到很大的啟示。什麼都會捨掉，我在印度的瑜伽士上師，就教我觀照「捨」，僅是觀「捨」力量就很大、很大，爆發力很強。

修行者還是要修苦行，當初密勒日巴若沒有碰到馬爾巴也不會有後來的成就。我在印度等地修行也是一樣，四加行等根本也有修，而在印度兩年的修行，非常難熬，因為在那裡還不是閉關，而是從毫無底子開始修，所以才比較苦，比較累；如果有法的話就比較不會累；不過都需很大的意志力。

編：後來師父在日本學法十個月就「畢業」了，那很了不起……

師：我其他的師兄都是親近我上師十年八年以上，有一位甚至跟隨了上師十六年才離開。我在十個月裡把上師的整個系統傳承都學回來，我的師伯，上師的師兄，也教過我法。他有一次來台灣沒有通知我就到體育館看我法會修行，當時我有點感應，事後他託人傳來紙條，裡面提到「你這小子長大了……」

我的「地藏經啟示錄」，以及「果報見證」書裡，多少流露了我在生活中的啟蒙以及因緣果報的見證，藉此了解深入佛陀教導的因果報應。在台灣大乘講的因果法則，有時只有籠統的概念，沒有深入細微的見證。在台灣顯教對老菩薩說法時，如果講因緣法或如密教的手印，圓滿法等，很難讓老菩薩進入；但如果講較淺的如生活的病痛果報等較為相應的經驗，反而能深入淺出，使他們相信因果的存在，使「善有善報，惡有惡報」不再是口頭語，使「前世因，後世果」等三世因果的觀念，深入心中，不再有死了就算了的斷滅見，沒有斷面因果之見，對未來就不會逃避，因為講因果離不開六度波羅密，六度是因果法的一部份，因果不能是籠統概念，因果之障礙，應從六度波羅密中開發。

了解除了宿命「福報是好，業障不好」以外，還進一步藉因果的感應，加強深入知見，肯定佈施，持戒，忍辱，精進，禪定等，此時再加上佛的「他力」護佑，弟子才會有安全感。否則只深信如「王爺」、「媽祖」神祇等，不易體會未來世的果報。要有未來世界果報的認識，才會生出離心、厭離心，也才能轉為菩提心。對台灣顯教的老菩薩，這種出離心最起碼有遏止的作用（不會自殺），也能使他們生起離苦得樂之心，如果再加上極樂世界的概念，對他們心理有很好的安住效用，這是我現在弘法的理念。

〈**地清法師歷年來弘法利生之行，在其弟子整理的「地藏經啟示錄」，與「地清法師談果報見證」二書之中，有詳盡的記載。有興趣的讀者，可以請購閱讀。〉

隨師訪五台山記

石道尊

去年(2004年)夏天，有幸隨朗欽加布仁波切，參訪中國佛教四大名山之一的文殊師利菩薩道場—五台山，這趟旅行，事前並沒有詳細的計劃，行程與際遇卻相當地順利及殊勝。現在僅就記憶所及，簡單敘述那一個星期的旅程。

年初，仁波切到尼泊爾參加猴年大法會，在法會上認識一位漢裔阿尼，阿尼說她住在五台山，邀請仁波切造訪，隨同參加法會的王太太(Sue)並留了阿尼的手機號碼，法會結束，仁波切回到美國，便有了到五台山一訪的計劃，Sue 後來打了好幾通電話，都無法接通，在沒有人能在五台山安排接待的情況下，不知如何可以成行，後來Sue 接到了五台山善財洞佛塔開光的邀請函，並聽友人提及，到五台山可以找一位在十方堂的阿旺格丹喇嘛幫忙，便想也許可以在善財洞掛單，又算有接待的可能，抱著船到橋頭自然直的心態，決定出發五台山。幾個有興趣隨行的弟子，便與仁波切於8月初到台灣，準備再由台灣前往大陸。

8月7日：為了搭乘早上八點自中正機場飛往香港的班機，清晨四點即起。盥洗後背著行李，叫了一輛計程車到凱悅飯店，然後轉搭大有巴士到機場。台北的清晨仍有濛濛的輕霧。高速公路上的車輛，似乎也惺忪般，不像尖峰時段的繁忙。到達機場的航空櫃檯，不久即見到了Sue、浦靜芳、陳淑惠、莊佩玲，接著仁波切在岡波巴中心幾位喇嘛的陪同下，也來到櫃檯，喇嘛們為仁波切獻上哈達，仁波切轉將哈達繫結在每個人的背包上，並在背包上寫上一行藏文，大概是祈請旅途平安吧。原來仍在一些焦慮的心，馬上輕鬆起來，是的。只要跟隨仁波切，那會有什麼不順利的呢？我開始跟同行的幾位女士聊天起來，也非常好奇為什麼她們的背包比我的大了許多，也重多了，後來才知道，女生們總是心細許多，帶了許多『預防萬一』的東西及零食，而我只帶了一些必須品，大家的行李全部 check-in 之後，我們一行五個人就這麼開始了五台山之行。

大概是飛機客滿的緣故，我們幾個人除了莊佩玲之外，全部被意外地升等到商務艙，到香港的這段航程，當然就相當地舒適。到香港過境後轉搭東方航空飛往太原的飛機，鄰坐的是一位先生，他告訴我他是參加台灣的旅行團，也要到五台山，但是他們的行程包括到內蒙古，由於大家的行程及信仰類似，在聊天之中，飛機很快地就抵達太原。原來以為我們會馬上搭車前往五台山，但是到機場接我們的司機說，太晚了，要我們先在太原住一個晚上，第二天再走，這位司機是五台山善財洞代為安排的，我們雖然有些訝異，但是人生地不熟，也就聽從他的建議，司機就把我們載往太原市中心的長泰飯店。

這家飯店的條件，還算差強人意，我們把行李送進房間後，由於還有一個下午，就打算逛逛太原，Sue 招呼了兩輛計程車，要司機們帶我們到太原的景點，於是他們就建議到『永祚寺』，大家當然也就同意。

永祚寺又名雙塔寺，因為寺中有兩座高塔而得名，建於明朝萬曆年間，至今有四百年的歷史，如今不再是一座運作中的寺院，只是供遊客參觀的地方。寺院的規模不大，但是可以看出當初興建時雕磨的精湛，我對建築毫無所知，但是看大雄寶殿，完全沒有樑，應該是很難的技術吧！觀音殿內的說明說，殿頂是用磚砌成的，它的堆積型式相當特殊，據說也是一絕。寺院內沒有什麼佛像，大概在文革期間被破壞了吧。只見到了幾個殘缺的佛像，寺院植有許多牡丹，這四百年的牡丹相當高大，可以想像在盛開時間應該是花團錦簇吧，走完寺院一圈後，我們到文物流通處休息。服務員請我們喝水，我本來有些猶豫，但是仁波切說當地的水質很好，我就放心地喝了一些。Sue 在那裡買了一個石彫的烏龜送給仁波切，仁波切事後跟我說，那是一個非常好的緣起，仁波切解釋說，中國最初沒有佛法流傳的因緣，為了引導中國人入道，佛法最初以卜卦命理的形式出現於中國歷史的初期，龜甲的占卜正是最早的命理，待中國人相信天命之後，佛法才以真實的面貌漸次於中國流傳起來。這種說法，我以前從沒聽過，但到是相當吻合中國最初以『格義』的方式，用中國固有的思想解釋接受佛法，而最後才以真實的佛法信受佛法的歷史事實，很有意思。我想Sue 在我們前往五台山之前送給仁波切石龜，緣起上代表請仁波切開展我們解脫的智慧，我雖然仍智慧未開，迷迷糊糊，但是聽了，心裡相當高興。參觀永祚寺後，我們請司機介紹到飯店吃些當地的風味，並在路上買了許多水果及紅棗，準備帶往五台山。在回旅館的路上，看到許多腳底按摩的招牌，本來覺得非常新鮮，沒想到台灣的腳底按摩竟也流行到了太原，但是後來發現，店外總是坐著一排小姐，這才領會過來，那些店大概不是真正的腳底按摩吧。到了旅館，服務員提醒我們，如果夜裡有人敲門，不要輕易開門，就更加確定自己的猜測。我們又到旅館旁的雜貨店，買了許多礦泉水要帶上五台山，然後就各自回房休息了。

8月8日：太原是大陸的煤都。煤是當地主要的燃料，也因此空氣被污染得很厲害，夜裡被嗆醒幾次，除此之外，這一宿的休息，解除了不少飛行的勞頓。在旅館吃過早餐後，見到了前一天到機場接我們的司機，原來以為我們會搭一輛小客車上山，後來司機解釋說，我們要和一團從廈門到五台山朝聖的香客共乘一輛大巴上山，大家的行李把車子塞得滿滿的，連坐位間的走道也塞滿了行李。我們那幾箱礦泉水，只得放在司機旁邊。那一團香客，由兩位法師帶隊，在上山的四個小時的車程中，常常以接近台灣話的廈門腔，唱著『南無文殊師利菩薩』，想到大陸仍有許多虔信的佛教徒，雖然坐位擁擠不堪，心裡也很開心。在路上有人以為那些礦泉水是要給大家解渴的，便一人一瓶地發送出去，我們也覺得以此與大家結緣，殊屬好事。在上五台山頂前有個收費站，Sue 出示了善財洞佛塔開光的邀請函，收費員便讓我們這一車免費通過，車子最後停在善財洞，寺方安排我們一車住在旅館一金界山莊，這又和我以為會住進寺廟的想法不同，正在疑惑時，來了一群年青的男孩與女孩們，他們幫

我們卸下行李，送進旅館，服務及態度極好。後來才知道他們都是北大或清大的學生，利用暑假，到善財洞當義工。看到這麼多大陸最優秀的學生信受佛法，心裡更開心了。在上山的路上，下著細細的雨絲，仁波切事後說，那是降著的甘露，又接受到大學生的幫忙，實在是非常好的緣起，我希望這緣起能代表著衰頹的佛法，能在一群優秀學生的帶領下，在大陸慢慢復興起來。在那群幫忙的學生中，有一位管姓的清大學生，特別要求希望能在晚上時，拜見仁波切，仁波切也欣然應允。

我們把行李安頓好後，就去求見善財洞的住持，住持為了後天佛塔開光的事情，忙得不可開交，在跟我們談話時，手機響了好幾次。住持大概是看到仁波切的關係，跟我們講了一個有關頂果欽哲仁波切的故事。住持說多年前他是個在善財洞的小知客僧，有一天接待來訪的頂果欽哲仁波切。頂果欽哲仁波切很喜歡善財洞，便問住持說：『我將來想住進善財洞，你可以給我一個地方住嗎？』住持回答說：『我只是個小知客僧，這件事要上面當家的答應才行，我沒有權力答應。』頂果欽哲仁波切接著又問：『如果你可以，你會答應嗎？』住持回答：『當然答應。』後來住持輾轉於幾處寺院，最後又回到善財洞當住持，應證了頂果欽哲仁波切的預見。這期間頂果欽哲仁波切也流亡於海外，最後於海外圓寂，他的國外弟子把頂果欽哲仁波切的舍利送到善財洞，住持就興建了一座舍利塔來安放，我聽了這個故事，對頂果欽哲仁波切，起了更大的景仰，告別前，住持送給我們每人一份紀念品及一條領巾，告訴我們在後天開光時，務必披帶領巾，便能享受貴賓的待遇，我想這是託仁波切的福了，才有如此的待遇。我們告辭住持後，便走往頂果欽哲仁波切的舍利塔，大家很開心地在那裡繞塔，並拍照留念。我們後來又在善財洞走了一圈，仁波切指出一個刻有金剛鈴杵的古老香爐說，這是火供用的香爐，隱約指出密法早期是盛傳於漢地的。

參觀完善財洞後，Sue 說可以到十方堂找阿旺格丹喇嘛，請他代為安排我們在五台山的行程。五台山其實是個眾多寺廟聚集的地方，漢藏兩系統均有，非常奇特。從善財洞到十方堂只有一小段步程，我們邊走邊看，路旁擺了許多攤子，他們絕大多數販賣著佛教文物，如佛像，念珠之類的東西，只是可笑的是，有時小販會在眾多佛像中夾雜賣著毛澤東的像，毛澤東發起的文化大革命，對中國文化造成莫大的傷害，本已衰頹的佛法，在文革時，又受到鉅大破壞，正是奄奄一息了。五台山較靠山頂的寺廟，很幸運地沒有受到摧毀，據說是周恩來派兵保護，才免於文革浩劫。到十方堂的路上，一位來自蘇州的李姓先生見到仁波切便頂禮，更要求希望晚上能到仁波切的房間，請仁波切加持，仁波切慨然答應，這位李先生後來回到蘇州後，寄了一大包的珍珠到台北圓波巴中心，對仁波切十分推崇。我們在路上問了路人往十方堂的路，才知道十方堂又名『廣仁寺』，接著便很快地找到廣仁寺，廣仁寺如今是一格魯派的寺院，寺內的擺設完全依照藏傳的習俗。進入廣仁寺，我們又很順利地找到阿旺格丹喇嘛。喇嘛是藏裔，但是國語講得相當好，

他和仁波切用藏語交談，和我們則以國語，由於他的雙語能力，使得我們後來幾天在五台山的活動，非常順利。喇嘛人非常客氣，答應當我們的嚮導，並代為安排車子。我們幾個毫無計劃地來到五台山，聽到有住在五台山多年的喇嘛，願意為我們導遊，當然高興得很。喇嘛接著帶著我們參觀廣仁寺，大殿內藏有一份藏文的大藏經，喇嘛說，那版本的大藏經僅剩下兩份了。我雖然不清楚那版本的特殊，但心裡想能見到僅剩兩份當中的一份，應該是相當幸運的了。廣仁寺內有居士樓，有許多看似漢裔學生模樣的人掛單於此，不知道是不是大學生，趁暑假到寺院修學。參觀廣仁寺後，我們和喇嘛約好明天早上見面的時間，便返回旅館。吃過晚飯，回到房間，仁波切接見了小管及小李後便休息，而結束了這緊湊的一天。

8月9日：早上在旅館內的餐廳吃早餐時，又碰見了小管，小管問仁波切可不可以跟著我們一起遊五台山，仁波切馬上答應了，飯後，我們又到廣仁寺找到阿旺格丹喇嘛，喇嘛已經為我們安排了一輛車，說要帶我們到文殊洞去，文殊洞離五台山的市中心（台懷鎮），大約有半個小時的車程，其實距離應該是不遠，但是大部的路面都沒鋪柏油，只是石頭，所以車速不快，文殊洞不像台懷鎮那樣擠滿了香客及遊客，環境清幽，一個遊客也沒有，一下車，看到了一條小溪，仁波切就問我有沒有帶水瓶，我說背包內有礦泉水一瓶，那個水瓶應該可以用，仁波切要我裝一些溪水到瓶裡，我生性疏懶，看到要上文殊洞，還得爬個小小的山坡，就對仁波切說，我們下山再來裝水吧，其實心裡在想，這個溪看來一點也不起眼，也不知道乾不乾淨，仁波切也只有無可奈何地點頭答應。我們往山上看去沒有寺廟，只有兩棟破破爛爛的房舍一樣的建築，喇嘛指引我們往右邊那棟走去，上去了才知道，得穿過那房子才能進入洞中，所以文殊洞其實真是在山腰中的一個山洞，洞內只見一個文殊菩薩的像，和一些簡單的供品，靠著洞內的油燈，勉強可以看到洞內的模樣，文殊洞內非常清涼乾爽，不像一般山洞的潮濕，洞的面積不大，大家只能依次對文殊像禮拜，Sue問仁波切可不可以洞內修個文殊簡軌，仁波切很快便點頭說好，我心裡正想儀軌沒帶，大概就是仁波切修法，我們在旁邊看吧，沒想到Sue帶了幾份儀軌，給大家一人一份，我們便坐下來跟著仁波切唱誦起來，沒有多久，小管突然哭了起來，然後就嗚咽不停地跟著修法。我後來才知道原來文殊洞是當初直貢第十三代法王閉關修行的山洞，既在文殊師利菩薩的道場，又有法王的加持，更有仁波切的帶領，在洞內有口無心地亂唸一通，希望還是能多少消我一些業障。

修完文殊簡軌，後我們免不了在洞內照相，仁波切的眼力極好，看到文殊像的後面，似乎另有東西，由於我們沒帶手電筒，洞內燈光又有限，看不清楚是什麼，後來藉著相機的鎂光燈才勉強看出後面其實是另一座文殊像，那座佛像有些殘破，大概有人不願移動原來的聖像，又不忍見洞中只有殘破的佛像，所以又另外供奉一座文殊像吧。照完相後我們走出文殊洞，見到一位比丘尼，我心想大概她就住在文殊洞的房舍，負責看管文殊洞吧。就在我們正準備離開文殊洞時，突然見到了Sue怎麼也聯絡不到的阿尼，阿尼原

來就住在另外一棟破舊房舍，大家在文殊洞意外相見，自然格外驚喜，阿尼人極為熱情，一面嚷著說一直等不到仁波切，一面拉著大家到她所住的房子，原來阿尼住在這麼一個偏遠而簡陋的粗屋，難怪手機的訊號收不到，Sue也就無法聯絡上她了，阿尼的住處，非常簡樸，屋外有個克難廚房，屋內就是簡單的佛堂與睡房，阿尼在床上鋪上黃色布巾，請仁波切上座，然後請仁波切及我們喝酸奶，仁波切後來對我說，我們事先並沒有約定好與阿尼見面，先到文殊洞修法，事後又與阿尼意外相遇，然後又接受她酸奶的供養，正如同當初佛陀接受牧羊女的供養一般，是非常好的緣起，阿尼後來帶我們參觀她正在興建的關房，關房依山而建，一面靠山，另外三面砌磚，阿尼一直請仁波切答應在關房完工後，能來閉關，並提供關房擺設的意見，阿尼告訴我們，先前我們在文殊洞遇見的那位比丘尼其實正是阿尼的剃度師父，並指出她屋舍外的一小塊平地為我們解釋說，她計劃在那裡修建一座佛堂，最後她又帶我們到山腳下的那條小溪，告訴我們，那裡有個文殊泉，泉水由地底湧出。我這才明白，原來仁波切早已知道這溪水並不平常，才會一下車就要我裝一瓶溪水回去，我們隨行幾人當然就用手捧起泉水來喝，泉水清冽甘甜，阿尼更為我們解釋，許多重要法會的用水，都指定要用文殊泉水，我能喝到這甜美的泉水，自然心裡覺得非常幸運與高興。喝完泉水後，阿尼便決定要與我們同車，再到五台山的其它地方參訪。

我們由文殊洞往台懷鎮開去，首先經過觀音洞，阿旺格丹喇嘛為我們介紹觀音洞是第六世達賴喇嘛閉關的地方，現在山腳下有一座新修完成的格魯寺院，在大藏經裡，記載許多漢傳法師在五台山修行證道的事蹟，原來五台山也有許多藏傳的修行者，在五台山閉關成就，難怪五台山到處可見漢藏兩系的寺院與僧眾。參觀過觀音洞，我們又前往清涼寺，清涼寺在五台山的山腰處，在文革時未受到保護，寺院殘破，看寺內的簡介，才知道清涼寺是中國隋唐的佛教中心，如今傾頹如此，令人沮喪。寺院中庭有一座極大的石塊平臺，相傳文殊菩薩在此示現，並在臺上說法，所以是一座神聖的法台，但是許多遊客，大概不知道它的殊勝，也由於沒有寺院的管理，所以放任小孩在法台上嬉戲，就在我們正要離開清涼寺，經過一排頹廢的廂房時，仁波切突然在一堆長滿野草的石堆中，隨手取出一塊石玉，這塊石頭形似如意，半透明，很是稀奇，我們也很驚訝仁波切能在如此亂石堆中，看到這塊如意寶石。參觀完清涼寺後，我們返回台懷鎮中心，喇嘛介紹一家名叫『一盞明燈』的素菜館，這家的素菜極好，沒有什麼加工的素魚、素肉的東西，材料自然，味道也好，後來我們在五台山的幾天中，便常常來此吃飯。在這家餐廳吃飯時，又發生了一件非常湊巧的事情，就在我們吃飯時，鄰座有一位客人專門負責充當司機，接送夢參法師，夢參法師是莊佩玲的皈依師父，她一聽夢參法師的司機在此，便想求見多年不見的師父，司機解釋老法師年事已高，一般不接見訪客，但是看到莊佩玲苦苦央求，又了解我們是從國外來的，便答應為莊佩玲想想辦法，夢參法師在『普壽寺』講授華嚴，司機與寺方聯絡，後來寺方總

算答應，讓我們能與老法師見面，寺方告訴我們老法師下午要講經，要我們在老法師由他的寮房到法堂的路旁等著，我們便前往普壽寺，普壽寺原是一座尼寺，紀律極好，寺內大概有幾百位比丘尼，她們依序整齊而安靜地進入法堂，我們在一旁看到她們的紀律及求法熱忱，相當欽佩。後來老法師慢慢走向法堂，經過我們面前，此時莊佩玲嘆地下跪向老法師頂禮，老法師年事雖高，但精神很好，也認出莊佩玲來，由於法師要上課去，只能跟莊佩玲簡單講幾句話便到法堂去了，我想老法師不知皈依多少弟子，如今竟還能記得多年前皈依的弟子，記憶力實在驚人，而莊佩玲對皈依師的尊重與仰望，也令我相當感動。

在見過老法師後，我們便前往五台山的一台一東台。到了東台才知日前發生車禍，管理當局不再讓人上東台，阿尼與他們幾經商量，他們才勉強讓我們幾人上山。東台台頂現有一座望海寺，原建於隋朝，距今已有1400多年。據寺內文獻記載，在元明兩代，望海寺又經重建，所以如今的寺院，應是明朝的遺跡吧。寺外有一座佛塔，看似古老，不知道是不是隋朝的遺蹟。雖然時值八月初，但東台雲霧極厚，令人覺得相當陰冷。我們又到了台頂下的一座洞窟，名叫『那羅洞』，仁波切告訴我一位寧瑪的前輩曾在此閉關，不久前才圓寂的五明佛學院的晉美彭措法王也曾在此閉關。仁波切後來在洞中，大概在念些祈請文吧，洞中突然滴下水滴，我們便接著這些甘露，喝了一些，後來我們在東台，撒放一些寫著咒語的小紙條，這個時候，天空頓時雲消霧散放起晴來，大家就開開心心地下山了，這充滿巧遇的一天參訪便結束了。

8月10日：這天早上，本來要參加善財洞佛塔的開光，我們到了寺院，只見寺院大門深鎖，門外擠滿了僧俗二眾，後來才知道寺方在許多人進入寺院後，為了控制人潮，只好鎖上大門，我們既不得其門而入，便放棄參加開光典禮的計劃，在折回的路上，看到有人藉著開光的商機，抓來許多的烏龜，想賣給香客作為放生之用，Sue雖然不同意他們的生意手腕，但又不忍烏龜受苦，便買下它們來放生。離開善財洞，我們又到廣仁寺找阿旺格丹喇嘛，並聯絡阿尼，再一起到五台山各處參訪，阿尼後來領著一位馬姓女孩與大家會合，這位小馬原來是西南政法大學的學生，經常趁著寒暑假到各佛教聖地朝拜，在大陸這樣的環境下，能有大學生如此虔誠，殊屬難得。我們一行接連參訪許多寺院，包括鎮海寺、殊像寺、真容寺與塔院寺，都是五台山的重要寺廟，其中大概是殊像寺吧，又稱菩薩頂，是清朝皇室經常造訪的寺廟，大殿外有一個花崗石板，據稱是給皇族行大禮拜用的，我們在數百年後的今天，也在這塊石板上大禮拜，恐怕不是當初的人們可以想見的。這些寺院的佛像都非常莊嚴，尤其是殊像寺中有一個佛像，據稱是一個雕刻師在苦思不解，不知如何雕刻文殊像時，文殊菩薩突然示現，雕刻師趕緊拿起一旁的麵團，依像捏成。這個傳奇故事，漢藏文獻均有記載，相當稀奇；另外有一個文殊像身上有箭穿過，記載上是說，大將軍李靖，一天到五台山，看到一位比丘在溪旁與一些女眾嬉戲，氣憤

比丘戒律不良，以箭射之。後來到寺院竟發現那支箭在文殊像上，才明瞭那先前所見的比丘是文殊化現，所以聖者的行徑實在不是凡夫可以明瞭的。塔院寺中有一座正在修復中的大白塔，這個佛塔常常被拿來代表五台山，其內供奉據稱有示現為婦女相的文殊所遺留的頭髮，所以又稱文殊髮塔。我們最感到興趣的是，應該是真容寺吧，裡面供有蓮師像，及仁波切的兩代前的轉世一仁欽旺嘉的雕像，大家便要在蓮師像及仁欽旺嘉像前行大禮拜。參觀完這些寺院後，我們又到一盞明燈吃午飯，然後又到文殊洞，仁波切在阿尼住屋前的那塊平台上修法，希望阿尼修建佛堂的工程能順利，我們在仁波切修法時，到文殊泉又裝了幾瓶泉水，準備要帶回台北及美國岡波巴中心，這個時候小馬跟我講了個故事，她說早上碰到一位喇嘛，喇嘛莫名奇妙地給了她一顆舍利子，要小馬拿去供佛，然後人就突然不見了，接著小馬又碰上素不相識的阿尼，阿尼拖著她說要帶她去見一位活佛，她就是這麼奇妙地認識仁波切，小馬說喇嘛給她的舍利子，既要她供佛用，她就拿來供給仁波切吧。小馬在仁波切修法完後，便把舍利子給了仁波切，仁波切看了一下說，這是真的舍利子，便收下了。這個晚上，小馬更要求仁波切收她為弟子，仁波切便為她皈依，這充滿奇特因緣的一天，便在小馬高高興興地皈依後圓滿落幕。

8月11日：由於山上各個台頂的交通都被管理當局封鎖，我們便不打算再在五台山久留，計劃到黛羅頂後便離開五台山。由於下雨的緣故，我們沒有爬階梯上山頂，而搭乘纜車上山頂，頂上香客極多，又由於下雨，寺廟顯得更為擁擠。黛羅頂視野很好，在天氣很好時，應該可以看到在五台山的寺廟群。遊過黛羅頂再回到台懷鎮中心，用過午餐，我們就請在五台山載乘我們的司機，帶我們到大同。由五台山到大同有幾個小時的車程，其間經過幾個村莊，房舍極為破爛，我原先以為是廢棄的村落；但司機說，仍有居民居住，這才真正見識了大陸貧窮村落的面目。在到大同前，我們繞道到在五嶽中北嶽恒山山腳下的懸空寺。懸空寺依山而建，創於北魏晚期，據說徐霞客曾譽之為天下巨觀。遠遠望去，的確像一懸空而立的寺院，寺中供有儒、道、釋三教的聖像，據稱是如此之故，才免於歷史上幾次滅佛之禍。參觀過懸空寺後，我們接著到恒山頂，山上有許多道觀，仁波切簡單為我們解說道觀興建重視風水，必有天、地、水三要素，我資質魯鈍，看不出奧妙，只是覺得來到以前地理課中提及的五嶽之一，很是好玩。另外，在盤旋而上的山路中，一會兒看到月亮，一會兒看到河水，很新鮮。由於我們上山時天候略晚，不能在山上久待，也沒有時間參觀道教的廟觀，只在山上照幾張像便離開了。車子到了大同，我們沿著熱鬧的街道而開心地想，如此應該可以找到不錯的旅館，果然看到一家雲岡飯店，便決定夜宿於此。飯店其實是一四星級旅館，相當豪華，就在我們在大廳準備check-in之時，我突然看到了當初由香港飛往太原的飛機上，鄰座的台灣旅行團團員，兩人覺得在大同又不期而遇，應是相當有緣。這位先生人很好，還請他們的旅行團在大同的地陪幫我們以團員的名義訂房，由此之故，我們享受了很好

的折扣。當天晚上，我們到飯店對面的一家火鍋店吃飯，這家火鍋店的沾料，不像台灣以沙茶醬為底，而以芝麻醬為底，讓我嘗了個鮮，飯後大家就各自回房就寢。

8月12日：早上我們到上華嚴寺參觀，寺院建於北魏，至今有1000多年歷史。大殿內的佛像及壁畫極為精巧、莊嚴，佛像的裝飾也不同於現今。仁波切為我們解釋，其實那些佛像均按密教規矩所塑，可以想見密法在中國佛教初期的興盛，這個寺廟如今被列為古蹟保管。一般遊客均被欄杆所擋，不能靠近佛像及壁畫，但是在一旁的管理員，聽到仁波切為我們解說所展現的智慧與歷史知識，便主動破例地打開欄杆，讓我們能更清楚看清佛像及壁畫。仁波切就一一為我們解說壁畫均是按華嚴經的故事畫成，畫工精細，色彩秀麗，另有以漢梵藏蒙文字刻的咒語，大家讚嘆不已。管理員說，上華嚴寺也是在文革時，受到周恩來保護而免於大難。看到這1000多年的古廟，能完整地保存下來，心裡極為感動，也稍能想像當初佛法在中國是如何發達。看完上華嚴寺後，這管理員突然對仁波切說：『您是得道高僧，請受我禮拜。』便態度尊崇地對仁波切行三頂禮。我想這管理員不像一般人，只覺仁波切的兩撇鬍子新鮮，而能感覺到仁波切的不平凡，心裡也對這管理員生起敬重之意。離開了上華嚴寺，我們又到下華嚴寺。下華嚴寺的保存不好，如今被弄為一個博物館模樣，只有一棟藏經樓，讓我很好奇，據稱藏有許多佛經，可惜我們不能看這些佛經。隨後我們又到九龍壁，九龍壁依名有九條神采各異的龍，以五彩琉璃構成，這九龍壁大約是明朝皇族弟子宫室的照壁，如今宮室不在，但是依今存的九龍壁可以想見當初宮室的壯麗。看完九龍壁我們回旅館吃飯，然後便到馳名中外的雲岡石窟。這石窟果然名不虛傳，有大大小小成千上萬的石刻佛像，個個不同，或立或坐，非常莊嚴壯觀。可惜受到多年的風化及文革鉅大的破壞，許多佛像已殘破不堪，仁波切一直搖頭嘆息，這世界獨一無二的文化遺產，竟有人如此忍心破壞？看了這些佛像，再看台灣當今的新佛像，頗有曾經滄海難為水的感慨。大家後便帶著傷感的心，邊讚嘆，邊嘆氣，逛了一圈雲岡石窟後，返回大同。

8月13日：早上退房後，我們就乘車返太原，大同到太原有很好的高速公路，路程約3小時。公路上車輛很少，我好奇地問司機：『這高速公路是不是新建完工，所以不像大陸一般道路上車輛擁擠？』司機說：『是因為收費不低，所以車輛不多。』我算算這3小時的車程，花費幾十塊美金，的確不便宜，難怪一般人不上這公路。到了太原，我們找到一家太原國貿飯店，是一家五星級的旅館，設備舒適。我們在飯店午餐後，便隨意到太原市區逛逛，買了一些中藥成藥，又到書店買了一些書。這天在沒有安排什麼活動下簡單輕鬆地過了。由於第二天就要回台灣，我們就請陪我們幾天的司機回五台山去了。

8月14日：早上搭旅館的車到機場，由太原飛回香港，再轉到台北，正式結束了這一個星期的五台山及大同之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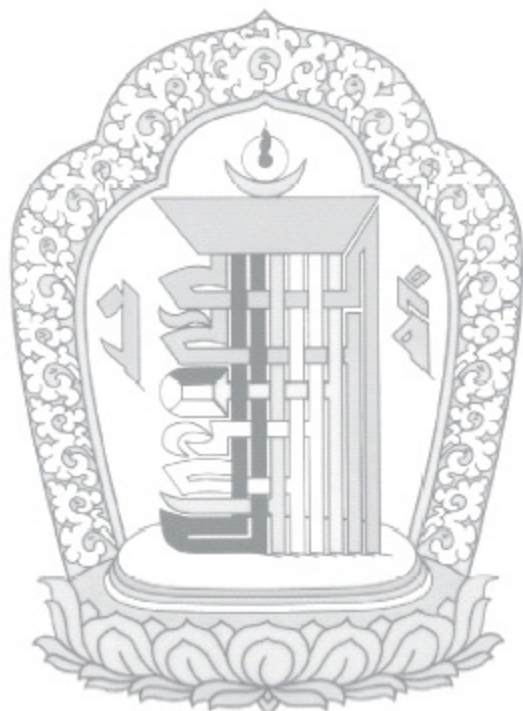
西藏天文曆算小常識

如果您留意細看岡波巴中心的年曆，大概都知道藏曆與農曆的閏月不盡然相同，可能也曾注意到在某些月份，藏曆有缺日的情形：例如2005年國曆二月七、八日，對應的是藏曆十二月二十八、三十日；另一方面類同於閏月，藏曆也有重日（或稱閏日）的算法。

根據學者黃明信所著的《西藏的天文歷算》，一般藏曆是依據時輪曆的天文學原理製成，而時輪曆的一個極重要的特點，就是重日與缺日。所謂“重日”，就是這個日序（日期）要重複一次；所謂“缺日”就是這個日期要跳過去、空缺過去，也可稱為“空日”。重日和缺日的有無和多少決定該月是30天還是29天，即月的大小。一個月裡缺日可能有一個或兩個，但不會有三個，也可能沒有；重日也是這樣，不過重日不會多於缺日。既沒有重日也沒有缺日的月份叫做“吉祥月”，這樣就產生了九個組合，其中有四個不可能，如下表：

	重 二	重 二	無 重
缺一	30 天	不可能	29 天
缺二	29 天	30 天	不可能
無缺	不可能	不可能	吉祥月

藏曆裡的重日與缺日是為了將太陽日序與太陰日序對應的配置起來而產生的，是建立在科學計算基礎之上的。雖然西藏社會裡有人把日期的重、缺與人類社會的吉凶禍福連繫起來，這與古代漢曆中有“吉、凶、禍、福、宜、忌”等曆注情況相似。不過根本上，藏曆日期的推算方法是相當科學的。





菩提心讚頌寶炬 (10)

༄༅། །བྱང་ཆུབ་སེམས་ཀྱི་བསྟོན་པ་རིན་ཆེན་སྒྲོན་མ་ཞེས་བྱ་བ་བཞུགས་སོ། །

昆努仁波切丹津嘉參

- | | |
|--|---|
| 34. 於此盡舉能益例，雖於部分得收攝，
稀奇菩提心其分，縱於夢中亦難比。 | 34 འདི་ན་ཡན་པའི་དཔེ་ལྟེན། རྟོགས་འགའ་ཞིག་ཏུ་བསྟུས་ན་ཡང་།
མད་བྱང་བྱང་ཆུབ་སེམས་ཀྱི་ཆར། མི་ལམ་དུ་ཡང་འགན་མི་བཟོད། |
| 35. 如同黃金最上寶，貧緣富緣未使異；
菩提心之殊勝味，縱使甘露亦羞慚。 | 35 རིན་ཆེན་དང་པོ་ཇི་ལྟ་བུར། འབྱོར་རྒྱད་རྒྱུན་གྱིས་མི་འགྱུར་བ།
བྱང་ཆུབ་སེམས་ཀྱི་རོ་མཚོག་སེམས། བདུད་ཅི་ལ་ཡང་འབྲུབ་པ་བྱེད། |
| 36. 所知中聖菩提心；所學中聖菩提心；
所行中聖菩提心；所修中聖菩提心。 | 36 ཤེས་བྱའི་མཚོག་གྱུར་བྱང་ཆུབ་སེམས། བསྟུར་བྱའི་མཚོག་གྱུར་བྱང་ཆུབ་སེམས།
སྤང་བྱའི་མཚོག་གྱུར་བྱང་ཆུབ་སེམས། བསྟོར་བྱའི་མཚོག་གྱུར་བྱང་ཆུབ་སེམས། |
| 37. 如同江河嚴汪洋；如同汪洋嚴白雲；
如同白雲嚴大地；菩提心嚴此世間。 | 37 ཁྲུང་གིས་ཚུལ་གཏེར་ཇི་བཞིན། ཚུལ་གཏེར་གྱིས་ཚུ་འཁུར་བཞིན།
ཚུ་མཁུར་གྱིས་ཁྲུང་མཛེས་མ་བཞིན། བྱང་ཆུབ་སེམས་ཀྱིས་འགྲོ་འདི་མཛེས། |
| 38. 寶藏以及滿願牛；修道行者安休墊；
遠較靈藥更殊勝；故菩提心稱最聖。 | 38 རིན་ཆེན་གཏེར་དང་འདོད་འཛོའི་བ། ལམ་འཇུག་ནུམས་ཀྱི་རལ་གསོའི་ལྷེགས།
སྒྲན་གྱི་མཚོག་ལས་ལུལ་བྱུང་བ། བྱང་ཆུབ་སེམས་ཞེས་དམ་པར་གྲགས། |
| 39. 一切種智境地中，欲得安順行於彼，
眾佛子之菩提心，是者不依更何有？ | 39 རྣམ་པ་ཐམས་ཅད་མཁྱེན་པའི་སར། བདེ་སྤག་ཏུ་ནི་འགྲོ་འདོད་ན།
རྒྱལ་སྤྱུལ་རྣམས་ཀྱི་བྱང་ཆུབ་སེམས། འདི་ལ་མ་བཞེན་ཐབས་གཞན་ཅི། |
| 40. 以此盈月菩提心，極喜大海得增長，
並及利他心等等，縱清涼月亦羞慚。 | 40 གཞན་དོན་སེམས་པ་ལ་སོགས་པའི། རབ་དགའ་ཆུགཏེར་འཕེལ་བྱེད་པ།
བྱང་ཆུབ་སེམས་ཀྱི་ཁྲ་གཞིན་འདིས། བསེལ་བེར་ཅན་ཡང་སྤྲོ་འབེབས་བགྱིད། |



瑪爾巴譯師傳(9)



前文提要：瑪爾巴自印度學成後聽從上師指示，返回西藏，教化有緣。他在回藏途中，於尼泊爾暫住；會見了眾多上師法友，並應其請介紹自己的傳法上師，述說了上師的教誨，殊勝的功德，以及自己修行的證悟。在旅途中瑪爾巴一度極思念那若和麥哲兩位恩師，打算再回去印度。後於夢中得空行母啟示，才打消念頭，繼續在尼泊爾傳法，與本達巴等師友交換修行證悟。

聽完瑪爾巴的歌後，本達巴對瑪爾巴尊者生起喜歡之心。本來上師的本質是一樣的，但由於各自的想法不一樣，便出現了各種不同的功德。為解答那夢是如何產生的，本達巴便作歌唱道：

「親密摯友大譯師，你有赤誠信仰心，有求種子的願望，還有殊勝大悲心，圓滿傳承的發心。你是名門有識士，以前未遇超世人，而今才見成道師，這也有我的恩情，為報此恩你應該，把我看作頂珠珍¹，你知往事實稀奇。密乘聖王殊勝道，已成一切之根本。殊勝誓詞你已具，天神空行又隨賜，上師口訣銘記心，今得樂道是為理。一切三世眾諸佛，成就之本是上師。若對化身的聖僧，將他理解為虛空，即悟不生的法義；若是理解為太陽，便生普遍之悲慈；若是理解為寒月，即能解除煩惱疾；若是理解為海洋，即能證得三摩地；若是理解為珍寶，所求願望自如意；若是理解為船長，可到解脫寶洲去；若是理解為將軍，便可降伏邪見敵；若是理解為寶劍，可斷執實²的絆羈；若是理解為輪寶，可悟無際的義理；若是理解為雄獅，可伏二取³的獸類；若是理解為象寶，則可超脫眾苦魘；若是理解為馬寶，可送你到涅槃地；若是理解為聖王，可受眾敬人供祀；望族出身你所見，若是理解為恩師，可得法位永承襲。弟子習氣所成夢，夢見教主親降臨，為你傳授無生法，講授無字真如經，已悟無限的實義，生起空前的境地，應該講出那意義。」

瑪爾巴聽畢此歌，於是便將夢裡聽到的法和心裡生起的諸境界獻給喇嘛本達巴為首的眾道友去領悟。歌云：

「聖僧仙人本達巴，神授大名實珍奇，不二⁴化身你坐下，金剛兄弟心同一。室利古那瑪底為首的，右座男勇士們且請聽，此外隱逸修士女瑜珈，蘇喀班雜佛母為首的左座女勇士們也請聽。本來諸法乃如幻，尤以夢幻最殊勝，夜裡所得習氣夢，那是不足為憑信。若是半夜鬼現身，當然不可去相信，倘若黎明神授記，那是最好的兆徵。今天早上拂曉時，神聖教主親臨此，傳講究竟真諦法，能記起的是這些：本來萬法皆唯心，從其心中生上師，心性一衰餘無別，所現一切靠心起。那是從未自然成，是從無生本性裡，潛心尋思不捨棄，不縛一松便自失。為了表示那道理，師問：『你見過死屍、屠夫、犬豬和孩子、狂人、大象及寶貝、青蓮、水銀和野獸、獅子、斑羚、婆羅門？』以上詞義你若悟，輪迴、有寂則不持，心中取捨全拋棄。不望從那得證果，心無造作戲論離，便可不落四邊際，無修無持無渙逸，無思無念離言詞，對其一切無表示。由於師恩我悟此，悟其意義得驗證：心和心所⁵全遮滅，法性法身合為一，功德過失無增減，

¹ 頂珠珍—如頭上珠寶般的珍貴。

² 執實—執著事物的表相以為真實。

³ 二取—能取和所取，即精神與物質之意。

⁴ 不二—無二。

⁵ 心所—謂相應於心王而起的心理活動和精神現象。由於這些活動和現象為心所有，故名。

樂空光明無障蔽，光明常在無來去。
悟本元見的要害，即是無生諸法義，
我從教主口中聞。若不用歌來敘述，
既違聖僧的命令，又失諸友的求請，
故祈空行勿生氣。」

上面兩首歌是瑪爾巴譯師在尼泊爾仁青楚寺，
給本達巴為首的眾道友兄弟們唱的麥哲巴托夢開示
大手印法的歌。這兩首歌，瑪爾巴大師回藏後，除
傳與尊者密勒⁶和瑪爾巴郭勒⁷二人外，未傳給別人。
後來這兩位師兄師弟又僅傳給額宗論師降秋杰波。
為利眾生，今傳給眾人。

爾後，瑪爾巴聖者拜辭了尼泊爾的諸位上師而
回西藏。其時，洛扎的弟子們由於希望上師回來的
心太切，因而瑪爾巴郭勒便想：「如果我去尼泊爾，
也許會相見，即使見不到，也會聽到一點消息，
我應該去尼泊爾。」遂起身前往。正好瑪爾巴也回
來。在吉隆的瑪色瑪瑪寺師徒二人相會後，瑪爾巴
郭勒便侍候師父返藏。到芒域的朗波喀，從前的弟
子們來款待他們，並請傳法。於是便留在這兒休息
數日。在停留期間，收到了松耳石等許多供品。然
後去到後藏娘堆達宅梅敦村波的寺院，梅敦舉行歡
迎供法會。在會上梅敦向瑪爾巴祈請道：「上師，
你遠道而來，雖然路途辛苦，但今晚的供養集輪
法會是密宗事相內的重要部份，為便於將來效仿，
請師父大發慈悲，廣作供養中的法事和儀軌！」於
是便照其所請廣作法事和儀軌。在會席中，梅敦如
從前一樣虔誠，但卻產生與從前不一樣的勝境，遂
對瑪爾巴說：「上師，過去作過許多供養輪法會，
但今夜我卻特別開了心境。你在印度見過和做過很
多供養輪法會，據此，供養法會該在何時運用？曾
見到什麼奇異之兆？請告訴我們！」為此，瑪爾巴
尊者便唱了這首何時應作供養和所見異兆之歌：

「所謂供養輪法會，傳授成熟四灌頂，
需要舉行供養輪；佛像、靈塔開光時，
需要舉行供養輪；祈禱空行加持時，
也需舉行供養輪；
聽講《續部》大經時，
需要舉行供養輪；在求甚深教授時，
也需舉行供養輪。我這譯人瑪爾巴，
曾經三次去印地，曾見神妙供養輪，
尤睹這樣稀奇事：為那那若班欽師，
王族首領名柯洛，與賣酒女滾扎里，
獻呈寶銅的曼扎，其上嵌飾迦舍波里⁸，
虔誠祈禱一年餘，尊者那若才賜收。
在那屍陀檀林中，大殿三層所環繞，

內有無限享用品，廣設養供與施食，
吉祥那若施法力，聚集聖樂諸金剛，
以及相等密宗的，男女瑜珈六十二，
甚深手勢加語問，見從那若胸腔上，
出來聖樂眾金剛，去到墳場坐中央，
儀軌次第作深廣。聖僧那若大班欽，
手上拿著金剛鈴，身上戴著六骨飾⁹，
在離地一肘¹⁰的空中，舒展右腳跳起舞，
其餘男女瑜珈士，右手搖動那蠟鼓，
左手碰起叮噹鈴，翩翩起舞很歡暢。
我這譯人瑪爾巴，見到俱生的法身，
甚深四灌的本體，敬謁這樣的聖尊，
見到這樣養供輪，這非一般的法事，
你說奇不？藏敦巴¹¹。」

眾人聽後，對瑪爾巴生起特別的信仰，於是請
求道：「上師，您這次來是我們初次敬見，您一定
有以前我們沒有聽見過的殊勝灌頂與教授，請發慈
悲，傳授給我們吧！」對有的法，因是空行耳傳，
需保密，瑪爾巴不便傳授他人，於是便傳授其他許
多過去未傳之法。

瑪爾巴要啟程了。他去印度三次，梅敦就給他
上供三次。這次是瑪爾巴第三次去印度回來，梅敦
呈獻出三次供物中的最豐富，深得師心的第一大供，
並請求道：「師父，在您尊前的這些禮物，是您
為我們講法的酬謝。師父雖然年歲已高，但卻平安
的從印度回來了。這使弟子們歡喜。為報答師父的
恩德，特請您收下吧，並為我們唱一支讚頌眾位先
世上師之歌吧！」為滿足他們的請求，（瑪爾巴）
便唱了一首讚頌先世上師之歌：

「不動大樂金剛身，金剛空行平等合，
諸位勇士的主尊，讚您吉祥嘿嚕迦。
全部密籍您匯集，密主聖跡您廣佈，
又把聖法傳人間，讚您啊龍樹師徒。
您具無盡金剛舌，救人於畏大慈悲，
三界自在帝洛巴，讚頌您啊大悉地。
十二苦行依師修，三藏¹²續部佛要籍，
頃刻之間便貫通，讚頌您啊佛化身¹³。
您是永恆大印身，從不造作本性持，
了悟離戲論樂義，讚頌佛子麥哲師。
繼承佛主的教法，證得密集大悉地，
智慧慈悲兩齊全，讚您益喜寧波師。
在那屍陀和樹前，呈獻美味虔誠士，

⁹ 六骨飾—佛教密宗修行者佩帶的用人骨製造的項鍊、釵環、耳環、冠冕、絡腋帶和塗於身上的骨灰等六種飾件。

¹⁰ 一肘—肘，計長度的量詞。分「曲肘」和「伸肘」。「曲肘」是自肘頭到小指根間的長度，為二十指長；「伸肘」是自肘頭到中指間的長度，為二十四指長。

¹¹ 藏敦巴—即梅敦巴。

¹² 三藏—佛教典籍的總稱。共有三個部份：一經藏；二律藏；三論藏。

¹³ 佛化身—此處是指那若巴。

⁶ 密勒—又名密勒日巴（1040—1123）。本名推巴嘎，譯言聞喜，是藏傳佛教噶舉派第二代祖師。生於後藏貢塘的加阿地方。著有《密勒日巴道歌集》等著作。

⁷ 瑪爾巴郭勒—米覺多吉作的《大聖僧瑪爾巴譯師略傳》中，作瑪爾巴葛雅。（見藏民院油印本第72頁）。

⁸ 迦舍波里—古印度一貨幣名。

具有空行神力人，讚您古古惹巴師。
因悟圓滿無缺義，故具月光之精英，
見則令人樂而足，讚您瑜珈佛母身。
頭戴極美黃金冠，勝傘蔭處您坐靜，
獲得日月天空坐，讚頌聖僧尼婆身。
斷除世間二取藤，有依上師的功底，
修持菩提您為首，學習大乘占鰲頭，
斷除孽障與邪誘，結交大德眾賢士，
讚您諸位引導師。禮讚喇嘛的功德，
等於供奉三世佛，以頌導師所積福，
可使眾生皈佛陀。」

梅敦及其從人聽畢此歌，均很滿意，十分歡喜。

當瑪爾巴給梅敦傳法期間，瑪爾巴郭勒便帶著佳音先回洛扎，並拿出自己的錢財作款待的準備。其他許多僧徒去娘堆迎接。瑪爾巴平安的回到洛扎。瑪爾巴郭勒為歡迎瑪爾巴師父而舉行了一個謝恩齋供法會。雖然過去在途中已聽過詳細教導，但是為了讓與會僧眾都能聽到，瑪爾巴郭勒在這個法會上又向瑪爾巴請求道：「師父，您見到了聖僧那若巴，又平安的回來了，這是極稀罕之事，請師父發無量慈悲，將您這次會見那若巴上師所得的教誨及稀有徵兆講給我們聽吧！讓與會諸人生起歡喜之心。」為滿足眾人心願，瑪爾巴便將晉謁那若巴大師後，所得全部教誨口訣及其如何得法，無增無減的，借用大勇無畏調，唱了首大師所行善業神通變化奇妙功德歌：

「聖主活佛住地是 印度摩揭廣嚴城¹⁴，
外道攻擊他降服，
遂贈名為『大護門』，
被人譽為那若巴，
師父啊，向您致敬。

大門向東的宮中，甚深密續喜金剛，
當我觀修此法時，心如懸旌意不安，
挽心如弓卻離弦，忽然飛向那若師，
懷念之情實難忍，邊遠林中去尋師，
陷入陌生賤種城，驕王把我來監禁。
在那花叢的宮中，國王三天將我供，
在那炙熱火供爐¹⁵，見到隨意的吃喝，
這種奇兆真非凡！復又再次去尋找，
魚肚白包裝茶葉，三升白米做乾糧，
本達巴仙從天降，途中伴我做嚮導，
找了半月遍四方，找遍屍陀和林海，
仍未見到那僧王，雖未見到那若面，
卻見稀奇的跡象，在那旃檀藥樹上，
現出九尊喜金剛，有點似觸非觸感，
猶如架起彩虹帳，這種奇兆不平常。

見到因陀大咒輪，現於俱生母胸膛，
猶如明鏡中影像，形象逼真沒兩樣，
這種奇兆不尋常。在那堅硬金剛崖，
羊脂白玉大石上，見到那若師腳跡，
猶如羊毫畫一樣，這種奇兆不尋常。
我想不久即可見，祈禱七夜又七天，
師有悟他通慧故，爾後聖僧親身現，
我心極喜哭又喊，卑下膜拜頂師腳，
慈悲聲聲我傷嘆，悲傷淚水流滿面，
這種奇兆真稀罕。如抱王妃去抱師，
心心相貼額頭連，圓滿灌頂注心田，
大圓滿法精要傳，這種奇兆真稀罕。
印度那若大班欽，與我瑪爾巴相見，
猶如佛陀見眾生，定能成道無疑團，
這種奇兆實稀罕。親愛徒弟守誓人，
兩年之前我去印，當其錢財不足時，
黃金裝滿我鉢盂，值得一說稀罕事。
不惜錢財供養師，收拾衣服和鞋子，
所需一切裝給我，來世乾糧也放裡，
為此想起真驚奇。勝過父子情深的，
只有瑪爾巴郭勒你，佈施錢財何足道，
即便犧牲也願意，除此之外更何奇？
遙遠路程怎忘記，藏尼之間洛喀納，
冬天新年花遍野。在種白米薩魯地¹⁶，
語言不同門¹⁷地區，面對難治的熱病，
不顧生命不怕死，是為信守那誓詞，
但我未忘記心裡，今生當然不分離，
即使來世也須聚。因此本尊空行前，
咱們師徒共禱祈。為了報答昔日恩，
將此歌兒獻諸位。此歌勿向他人傳，
請求各位保機密。報恩傳法待後講，
心腹之言慢慢敘，咱們舊交好朋友，
直到死時情深切。」

瑪爾巴將身語意五種功德之業所現的五種稀有境象作歌告訴大弟子瑪爾巴郭勒等以表答謝。同時還將那若巴大師修持用過的一百零八顆紅蓮念珠和法王麥哲巴戴過的一對金剛石戒指賜給了瑪爾巴郭勒，並說：「弟子，你對我幫助很大，在今生未死之前我們要住在一起，並祈禱來世也一定要相逢。為恪守這一誓言，我們師徒死後也同去投生一處。」瑪爾巴郭勒便遵師囑，一直跟隨師父，在師父未去世前，一直服侍，連一天也未離開。

瑪爾巴將晉謁那若巴的殊勝之事，本來是同一件事，為什麼作了不同詞語的歌反覆唱了三次呢？主要是問的人不同，故而將同一件事作了詞語不同的三次回答。

爾後，喇嘛俄巴¹⁸和楚敦¹⁹聽到大師平安載譽歸

¹⁴ 摩揭廣嚴城—摩揭即摩揭陀國，是古印度十六大國之一，其領域大體相當於今印度比哈爾邦的巴特那和加雅地方。廣嚴城亦作羊八井，今為毗薩爾。

¹⁵ 火供—燃燒有藥樹枝等進行火祭。

¹⁶ 白米薩魯—係旱稻之一種。

¹⁷ 門—參閱本章註106

¹⁸ 俄巴—即俄，曲季多吉(曲古多吉)，簡作俄，曲多(1036—1102)，是瑪爾巴四大弟子中解經傳承住持者之一。

¹⁹ 楚敦—亦作楚敦旺額，真名是旺根多吉(灌頂金剛)。生於墾區之楚氏家族，是瑪爾巴的著名弟子之一。

來，便率領許多弟子前來接風洗塵，陳獻供養，請求傳法。他倆在獻供法會上向師父稟呈道：「上師，您這次平安的回來，滿足了我們僧俗民眾的心願，升起了幸福的太陽。聽說法王寶您曾遇到許多艱難困苦，又身染重病等，我們都很憂慮。您究竟遇到過什麼苦難，患過什麼疾病，請用歌告訴我們！」為此，瑪爾巴便回答說：「現在我將這次尋訪那若大師所遇到的苦難和初入法門至今的經歷，用歌敘說，你們聽仔細。」於是如像禪定時心不專一，以慧識鐵鉤集中之，借空行悲嘆調而唱了首為求法受苦的長歌：

「尊者不動金剛持，請坐吾頭作美飾，
以我歷程而為例，諸位大德勿認為，
修法易成不循規。我這譯人瑪爾巴，
生於洛扎中心地，余業醒於佛法義，
在那壯古隆寺裡，依止卓彌大譯師，
學習直讀與文字，他的恩深難報謝。
為求聖法我去印，途經尼泊爾國境，
險道惡水難渡越，林海茫茫穿不盡，
路途迢迢走不完，樹如僵屍阻行程，
見此途中諸苦難，飛鳥翅膀也顫驚，
雖歷此險我也值。見到天降尼婆地，
邦具妙欲看不夠²⁰，
人如欲界²¹眾天神，
盛世清平如賢劫，路雖難行去為勝。
爾後直往印度去，途遇卑鄙亡命匪，
生命安全無希望，又聞野獸咆哮聲，
怎想得棺清淨地，見到蟒蛇噴毒霧，
心雖堅定步搖晃，現在想起途中險，
膽打顫來心驚慌。為渡有名恆河水，
付出艱辛也值當，瞻禮中印菩提園，
供養金剛座²²為首，諸位神靈祖師像。
唯恐求法去太遲，急切心情逼著我，
奔馳印度東西地。廣闊原野路無盡，
疑是陷入大火坑，一心想法而惆悵，
難治熱病又患上，一十三次臨死亡。
三句遺言無處留，斷氣三次又還陽。
見到那些諸苦難，縱是仇敵也淚淌，
即便喪命也值當。晉謁那若大班欽，
為首五位得道師，聽講續部四經典²³，

特別學修全《母續》²⁴，

與那《父續》²⁵等密集。

後去東部恆河畔，由於參哲師加持，
了悟無生的法體，把握心識三空性，
證見離戲²⁶原本義，親見三身佛真身
從此我將戲論離。後回西藏中心地，
自想我得教授多，並已獲得些悉地，
廣做有利眾生事。這些皆是我心願，
也是苦行的經歷，求法如此之艱辛，
心勿懶惰勤修積。」

以大弟子為首的在座眾人，聽到此歌，都流下了眼淚。

以上是瑪爾巴最後一次去印度的情況。

第三章 精修教誡 獲得證悟

一般說來，瑪爾巴按所求教授修持，所證得的殊勝證驗已在證悟道歌中講了，這裡特別談談他修證奪舍法²⁷得到證驗的情況。

有一次，在降若祥敦為首的許多弟子來呈獻良好的酬謝奉供法會上，正好在大師靜室附近有一鴿子窩，小鴿子跟隨媽媽在空中飛翔，突然鴿子飛來追趕母鴿，母鴿嚇得逃回窩而被駭死，成了鴿屍。於是大師便說：「今天我給你們表演奪舍法的法術吧！」大家便頂禮祈禱，請求表演。瑪爾巴便拿根細長繩子拴在死鴿的腳上，將那隻死鴿拴置的遠遠的。自己便做起奪舍法來。忽然那隻死鴿起來，扑扑地拍著翅膀，準備要飛，小鴿子也飛來圍著媽媽，十分感人。這時，降若祥敦便回頭一看師父，見到師父呈現屍象，心中不忍，感到驚恐，哭著跑到師父尊前祈請道：「上師活佛啊，請勿這樣做！」但毫無反應。於是越發害怕，又跑到鴿子跟前祈請。鴿子一倒，上師馬上就活轉過來並說道：

「自身空房般捨去，轉入他身鴿子體，
展翅飛翔天空中，鴿兒母子得重逢，
眾位親見實稀奇。」

說畢便笑了。當場的人便相信奪舍法。認為真了不起。瑪爾巴會施奪舍法的事，被覺阿聽見後，便說：「雖然是這樣傳說，究竟是真還是假呢？如果是真，那就沒有比這更稀奇的事了！」因此，總想親自去看一下奪舍法是真還是假。在覺阿產生

²⁴ 母續——以闡述智慧空分為主的佛教密宗經典。

²⁵ 父續——金剛乘中，主要論述幻身或現分方便生起次第的經典。

²⁶ 離戲——即離戲論。意謂遠離生、滅、常、斷、去、來、一、異等八種偏見，或作八迷，而達到空性或法性之境界。

²⁷ 奪舍法藏傳佛教一般說法是：將自身的靈魂進入他身屍體中的一種法術。

²⁰ 妙欲——色、聲、香、味、觸五種外物的功能。

²¹ 欲界——貪欲眾生所居之處。此中眾生貪欲斷食，貪行淫行，享妙五欲。

²² 金剛座——《大唐西域記》卷八：「賢劫千佛坐之而入金剛定，故曰金剛座。」金剛是指金屬中最剛者。佛教典籍多以金剛作為譬喻。其義有二，一其體堅實能破萬物，二萬物不能壞於金剛。金剛定亦作金剛三昧，謂堅如金剛，一切無礙，通達一切諸法的三昧。由於佛入金剛定，故其處謂金剛座。這是在中印度伽耶地方，是佛教主要聖地名，是釋迦牟尼等三世諸佛成道之處。

²³ 續部四經典也作四續部，即佛教密宗的事部、行部、瑜伽部和無上瑜伽部。

這個念頭以後，有一天，在他的女織工那裡，有一隻白肚羊羔因喝多了酸奶，撐死了，羊屍在那裡。於是覺阿便到瑪爾巴尊前說道：「您給那隻死了的小羊羔，像鴿子一樣施一下奪舍法吧！」瑪爾巴尊者便回答說：「我在印度得有金剛亥母的采英復活密訣，有智慧的妙方，才如此做的。」言畢，便在覺阿等許多弟子和施主聚集的地方說：「我在這裡施法，你們去看那隻羊羔將做些什麼。」覺阿求眾人如尊者所說，便到那隻死羊羔跟前去了。當瑪爾巴入定時，那隻死羊羔便忽然站起跳躍起來。紡織女工感到十分驚訝的嘆道：「呀！它已經死了，怎麼如此的跳了起來呢！」並準備拾物去打時，在場的觀眾都連忙阻止說：「別打！那是瑪爾巴上師施行奪舍法的結果。」那位女織工說：「過去只聽說，今天親眼見了，真稀奇啊！」說著就停下織機，向著那隻羊羔和瑪爾巴大師方向頂禮膜拜。覺阿也對僧眾講：「設法把那隻羊羔送到師父尊前去！」覺阿自己也到了上師尊前，見到上師好像是圓寂的樣子。其餘僧眾也向那隻羊羔祈請道：「羊羔啊，請到上師貴體所在處去吧！」於是那隻羊羔便到了上師貴體的尊前，又跳了跳。後來師父醒來說道：

「三世諸佛大佛母，她的取精不死智，

施用奪舍甘露藥，使羊復活又跳舞。」

覺阿聽後，特別相信，請求灌頂，成為瑪爾巴大師的入室弟子。

爾後，又有一位名叫瑪爾巴恰司的人，是瑪爾巴的本家。對瑪爾巴不信服，並不滿的說：「覺阿根本沒有腦筋，瑪爾巴說他到過印度，其實不過是學些魔術邪法來騙人罷了。是奪舍法嗎？如果是純真的，那麼為什麼他本人卻明明是個完完全全的煩惱者去佛地呢？若不是這樣，為什麼他的嘴酸臭烘烘，身腥臭乎乎，總是吃這些供養財物呢！若是這樣都能成佛，那麼咱們就更瞧不起他了。」瑪爾巴尊者聽到這一毀謗後說道：「因為奪舍是純真之法，所以如此做了。如果不除妙欲就不入道，那就顯示不出密宗的多種方法與無大困難即可成佛的極大特點與甚深玄妙，因此，若是了知密宗的深妙特點，若不轉化妙欲為道，反而斷捨，那是自造罪過！」於是便唱了首密道大特點之歌：

「我這翻譯之人瑪爾巴，

已經了知續王喜金剛²⁸，

又有那若班欽的秘訣，

不在寺院住著自作孽；

已經通曉續王四座續，

又獲邊識奪舍的教授，

若是平庸而無自作孽；

了知禪定融入睡眠中，
已獲夢境光明的秘訣，
若如凡人而睡自造罪；
已知攝心王的拙火定³⁰，
具有扼制心根的妙訣，
不去實際證驗自造罪；
知曉風的真諦七十種，
又有治療疾病的訣竅，
還去求醫治療自造罪；
已知自身就是佛圓輪，
為求脈風精液的興旺，
不靠酒肉才是自造罪；
已有宿業大印法教授，
還求他身助己來修道，
不依大印法修自造罪。」

弟子們聽了此歌，懂得了深奧續部的要旨，更加敬佩。但是瑪爾巴恰司卻說：「他當然要那樣藉法以掩其過，不然誰會相信他呢！」這句話被有的僧人聽見後，認為說的不對，喇嘛俄巴等很多弟子聚集的會上，一位僧人便將瑪爾巴恰司的說法稟知。瑪爾巴說：「俄巴等已懂得法義的你們，不要為此而畏懼，那持邪見罪人的行為不足為憑。在這些人中，持本教派偏見的人危害更大，思想不正的人，縱是對釋迦佛祖也會大肆誹謗。甚至連自己的身影也要指責咒罵的人是很多的，因此，用不著同他們一般見識，可憐他們，把那些看成幻化不實，不去理他，算了吧！只要自己清淨，就不會作孽，就是這個道理。」於是便唱了如下這首歌：

「金剛大持世尊佛，在這五百十濁時³¹，
為渡有緣人解脫，化成那若班欽師，
不才譯人瑪爾巴，所做所為請佛知！

請師慈悲攝授我，在那都底³²菩提道，
風心樂暖入雙運，即成無漏的大樂，
便現無障的妙智。崇高無上喇嘛語，
無明黑暗空間淨，即離能所兩重障，
顯現樂明離戲論。因緣和合這境界，
猶如影像無自性，獲得如此意念者，
恰似夢境現象般，呈現萬法皆如幻。

天、人以及阿修羅，地獄餓鬼和畜牲，...

³⁰ 拙火定—密乘圓滿次第根本法之一。集中修練脈、風、明點（精液），從臍中針影（形如倒豎梵文字母短阿）燃起樂暖，燒掉一切不淨蘊界，滅盡一切煩惱尋思，迅速生起俱生妙智。這是那若六法之一。

³¹ 五百十濁—佛教流傳世間共五千年，分為十個時期，每期為五百年。第一期是初證阿羅漢果，第二期證不還果，第三期證預流果，這三個時期合稱證果三期；第四期修勝觀，第五期修寂止，第六期持淨戒，合稱修行三期；第七期學法藏，第八期學經藏，第九期學律藏，合稱教法三期；第十期（最後一個五百年），見行失常，唯具出家外表形相，故稱唯相一期。在此時期中，眾生持邪惡錯誤見解，佛教正法日衰，故稱濁世。

³² 都底—中脈名。

²⁸ 此句中的「咱們也就瞧他不上。」是據德本第53頁背面第6行和拉本第66頁前面第3行而譯。川本鉛排本作「在我們的眼前也就數不完。」

²⁹ 續王喜金剛—藏傳佛教密宗經典名，也可譯作歡喜金剛續。

各種所執的表象，悟其皆空如虛幻。境和有境及緣慮³³，四大門³⁴和風樞紐，則隨所欲很自如，無垢和合往生³⁵現。投生時運往自然，做夢時不引自念，中陰³⁶時不縛自明，證果時無障自現。凡為那若師法嗣，甚深教授實修持，有根性者生定解。若是愚昧邪見人，就連佛祖也毀謗，連己身影也咒罵，如此荒唐的惡棍，何必同他論是非。傻子跑著胡亂叫，智者則不步後塵，我以言詞講法空，我身便是天劍輪³⁷。我語則是法自性，我心就是智慧體，弟子勿厭勤修持，毫無疑問證菩提。」弟子們聽完歌後，皆生起了信念。

又有一次，瑪爾巴和從人等散步經過河畔之時，正好碰到一條獵犬追趕一隻鹿，那鹿被趕入河中淹死。瑪爾巴便說：「我給它施奪舍法。你們有的到死鹿的後面去阻擋獵狗，有的在這軀體跟前看著。」言畢，便對死鹿做起奪舍法來。一會兒那隻死鹿果然躍出水面，直奔師父靜室而來，到靜室外的平壩上便倒了下來。師父醒轉過來，同弟子隨從人等一起看那隻死鹿之際，獵人們趕來，並準備將鹿拿去剖割。上師便笑著說：「我施法從水邊³⁸找來的鹿屍，你們別想奪去！」在旁的僧眾和從人便將上師作奪舍法的經過告訴了獵人們。他們聽後，有的說：「那麼就請在我們的面前再作一次奪舍法，我們可將那隻死鹿做供養。」有的說：「如你們所說的一樣，只要我們親眼看到，不但供養那隻死鹿，而且還可供養其他財物。」為此，瑪爾巴又給那隻死鹿作了奪舍法，於是那隻死鹿復活，走到靜室內院，倒了下來。上師醒過來說了一偈道：

「仰賴師恩用奪舍，獲得所許養供物，
一切希望皆如願，獲得如意寶貝鹿。」

³³ 境和有境及緣慮一境、有境、緣慮均是佛教名詞。境即境界，是指六識所辨析的各自對象，如眼識以色塵為其境。有境指能涉入自境相應之實體，如聲音、心、感覺器官、人等。緣慮是指心對於客觀事物之作用。

³⁴ 四大門—亦作四大種，即地、水、火、風。佛家認為此四者廣大，能生出一切之物質，為外四大。人體之肌肉、皮膚、毛髮…為地，唾涕、血液，精便為水，暖氣為火，動轉循環為風，稱之為內四大。

³⁵ 和合往生—法界和心識融為一體，於法性光明之中任運往生。往生，即去到如來之極樂淨土，謂之往；化生於極樂淨土蓮花中寶座之上謂之生。

³⁶ 中陰—藏傳佛教一般說法：人自死後到未投生之間稱為中陰。

³⁷ 天劍輪—藏傳佛教密宗本尊持於手上的標幟，形如鋼輪無輻，輻皆雙口利刃，尖極鋒利，金剛半杵作柄。

³⁸ 此句中的「水邊」係據拉本第67頁背面第5行而譯。川本第141頁中，作「荒地」。

唱畢頌偈後，又說道：「當自己的靈性進入他體之時，自己也就出現了迷糊境象。」由於作了那樣的奪舍法，在場的眾人都感到稀奇和吃驚，也很高興。獵人們便將那隻鹿和其他東西供養給上師。還有其他許多人入了法門。特別是瑪爾巴恰司也產生了信仰，對過去的邪見深惡痛恨，進行了懺悔，並請求上師道：「師父您曾講過『如果不依酒肉和女人，那是自造罪』，這在我們心目中，認為如果是那樣，便同我們凡夫俗子沒有區別了。對此，您必有高見，請給講講吧！」為回答這一問題，瑪爾巴說：「你們看看天父天母不也是與那一樣嗎！真是不了解其妙義。我雖然行妙欲，但有不被它束縛之把握。」便唱了首通達證悟精通法要具有把握的民歌：

「諸位上師我頂禮，蒙受先聖的恩典，
悠閒寂靜修風脈，邊調身心邊修煉，
四大雖亂也未怕，因知妙法滿信念。
睡眠之時觀光明，邊集意念邊入禪，
縱入愚癡也未懼，因解雙運信念滿。
夢境之時觀佛身，邊開境界邊觀修，
雖入妄念不恐懼，因懂幻化有信念。
受用欲樂觀天神，邊嚐妙味邊修煉，
縱見吃喝不畏懼，因知養供有信念。
方便道時修他身，邊生大樂邊修煉，
雖在凡庸也不怕，因知俱生有信念。
臨死之時修邊識，一面趨轉一面煉，
雖現死象不驚悸，因知圓滿次第有信念。
捨命之時持中陰，中陰好似雲霧般，
雖生貪瞋也不怕，因解自脫有把握。」

聽了此歌，瑪爾巴恰司十分信仰，便請求傳法灌頂，後來成了瑪爾巴的一位大施主。

又有一個秋天，在人眾聚會的地方，有頭犍牛因吃的過多脹死。幹活的人正準備去收拾那頭死犍牛時，瑪爾巴說：「這是我的緣份，我來收吧。」語畢，便作起奪舍法來，使那頭犍牛自己走到拉讓³⁹房前。然後瑪爾巴說道：

「空行是身語意的秘密，
風脈是菩提心的駿馬，
高高揚起平等之神鞭，
使老犍牛渡過那難關。」

這不但使大家對奪舍法產生堅定信念，而且也使大家都一致說瑪爾巴確實是個無可辯駁的成道者。但是這個甚深玄妙的奪舍法秘訣是單傳獨授的。瑪爾巴只傳給了他的兒子達瑪多德。

查同杰布著，張天鎖等原譯 （下期待續）

³⁹ 拉讓—大喇嘛居住的宅第。

護持僧寶 延續薪傳

噶札西寺「小阿尼、小喇嘛 培訓計劃」

噶札西寺是朗欽加布仁波切的祖寺，位於青海玉樹囊謙縣的偏遠山區。噶札西寺附近的居民，受到地理環境與經濟條件的限制，除了到寺院以外，沒有接受教育的機會，所以傳統上噶札西寺擔負了延續宗教與提供教育的雙重責任。由於歷史政治的因素，噶札西寺有很長一段時期寺院衰破，人才凋零，沒有能力提供學習的環境。自2001年以來，在朗欽仁波切的領導以及十方大眾的護持下，噶札西寺得以逐漸修復，為許多流散四處的出家人重新提供安身與修行的道場。

為了進一步恢復噶札西寺的傳統功能，噶札西寺目前正進行一項小喇嘛和小阿尼的培訓計劃，此計畫一方面是為附近村民提供學習的基本環境，更重要的，是為寺院儲備人才—小喇嘛和阿尼們將從基礎讀書識字學起，等他們具備一些基本知識後，程度好的將來可再進入佛學院進修，或進入閉關中心，一層層修學上去；其他的人雖然不能進佛學院，但至少可以獲得一些基本教育。

噶札西寺至目前為止已招收了四、五十位小喇嘛和小阿尼，預計在今年七月朗欽仁波切到青海時，將為他們皈依。由於多數的小喇嘛和小阿尼來自山區清寒的家庭，他們生活上的需要，亟需大家的協助，為了護持僧寶，也為了教育囊謙縣的偏遠山區的兒童，我們敬邀您來共同贊助「小阿尼、小喇嘛 培訓計劃」。

台灣贊助帳號：

華僑商業銀行敦化分行

帳號：045 001 00004771

戶名：台北市岡波巴金剛乘佛學會

美洲贊助，請註明「小喇嘛」，

開支票抬頭 GVBS，寄至：

Gampopa Vajrayana Buddhist Center

6 Fox Lane, Denville, NJ 07834

心意自解文武百尊灌頂簡介

本次灌頂是止貢特有的傳承，由止貢法王仁欽彭措之心子謝拉沃色取出。

文武百尊亦稱「中陰百尊」，以人亡故後，在實相中陰期，由心識所現之。其教授是蓮花生大士從普賢王如來所說之根本續密要中，摘要攝集。若祇聞寂靜忿怒本尊之名，亦可超三惡趣，倘得入壇灌頂，則雖犯三昧耶戒者，修此法亦可還淨。藏人於親友亡故後，敦請喇嘛為亡者超度，即修此法，故稱為「中陰救度法」。

文武百尊之忿怒尊，出自行者腦海，乃是寂靜尊所幻化的忿怒相，現於亡者二七之八至十四日間，亡者當擇一淨土往生。未來生者只能於七七中陰之間，投往六道之中任何一道，故修習此法，貴於以平日所修，於臨終時熟練而往生佛土，亦可助念新亡，導引明路。

普賢菩薩行願讚 (2)

朗欽加布仁波切 講述 敬安仁波切 口譯

岡波巴編譯小組紀錄

二〇〇三年四月講於岡波巴春季佛學營

十方一切諸眾生，二乘有學及無學，
一切如來與菩薩，所有功德皆隨喜

第四支供養：隨喜。隨喜是對於十方三世諸佛一切的功德，以及佛子菩薩們的功德，也包括阿羅漢，以及從修白骨等，了證十二因緣而成就的獨覺、緣覺，或是聲聞乘當中的預流果、一來果、不還果等，以及所有趨入資糧道、加行道者所修證的功德，及一切眾生所做的善業的功德，我都欣然隨喜，沒有一點忌妒。

十方所有世間燈，最初成就菩提者，
我今一切皆勸請，轉於無上妙法輪

接下來是第五支供養：請轉法輪。這個偈頌中，藏文裡面有一個「扛」字來表達整體的概念，意義是指對於十方整體中，消除了一切無明晦暗，以及過去依次地證得離貪之佛，他們對於所行之境沒有一點的貪愛，對於諸法也不再貪著，已經消除了一切的煩惱與所知障——對如此的諸佛菩薩，我們請求他們一再轉動法輪，給予我們講授廣大甚深的法語。此時，我們身化現成塵刹數之身，於諸佛面前頂禮，然後請求諸佛菩薩來給予我們這些為煩惱所遮、如盲眼般眾生開顯智慧。

諸佛若欲示涅槃，我悉至誠而勸請，
唯願久住刹塵劫，利樂一切諸眾生

第六支供養：請求佛永久住世。這裡提到佛的涅槃，在勝義、究竟意義上來講，佛是沒有所謂「死亡」的，但是為了世間執常的眾生故，佛示現涅槃相。為了利益我們這一切有漏皆俱，五蘊之身的眾生，請求佛使我們暫時能脫離輪迴之海，究竟證得佛果，為此我們請求佛住世——我合掌於你之前，再一次請求你住世。

所有禮讚供養福，請佛住世轉法輪，
隨喜懺悔諸善根，迴向眾生及佛道

第七支供養是把一切的善德皆迴向。經過我們前面六支的供養：頂禮、供養、懺悔、隨喜、請轉法輪，請佛永住世，如此一切的善業，功德，都能夠迴向；不只這些，我們也將三世所積的一切善業功德，為證得無上菩提果而進行迴向，願我們最終了證三輪體空的智慧。迴向不是為暫時上得到世間的利益來做，而是為究竟證得佛果來迴向。

有時我們發大的願望，但是因我們所作的惡業及垢障，它我們的願望不能夠實現。此時如果我們能夠如實地進行以上所說的供七支供養，便會增加得到的福報，增進我們在修證上的順緣，我們所發的一切願力，力量也將會更強。

不光是在修法上，在世間法來講，我們也可以看到一切因為我們過去的惡障，所產生的逆緣。這個惡障本身之因，便是煩惱。因為這樣的煩惱，所以我們在工作方面，或者在進行一項事情的時候，會因為自己的無明，無法把這一件事情達成；或者說事情本來進行的很好，但是旁邊有一個逆緣，便使事情沒有辦法圓滿，這就是煩惱障礙的展現。而這回過頭來看根本都是惡障，全因煩惱所產生的。因此依佛所講述，不論是在修證上也好，在世間法也好，如果能夠把剛才所提的七支供養好好的運用的話，那就是福報之因，一切皆順。

所以把這一切皆迴向是很重要的，而且能用三輪體空智慧的方式去迴向是最好的；如果不能的話，用上面所說其他的方式去迴向也很好。

【第一日問答錄】

問：惡業如何有功德（指第三支供養中說，「惡業造出後可以被懺悔，這就是惡業本身所有的功德」）？
答：上面表達的，不是惡業有功德，而是懺悔有功德；如果沒有懺悔，那惡業就無可救了。

問：「三世一切人師子」的「師子」，有一種寫法是「獅子」，象徵佛的大力。在藏文的譯文裡，不曉得是怎麼寫？

答：在藏文中，整段的文意就是「獅子」的意思，表達佛有無比的力量。

*基於成本及資源考量，《聞喜》自本期開始，改在台灣編排印行出刊，目標仍是一年發行兩期，並且於網路上同步刊載，歡迎讀友繼續支持並閱讀。

《聞喜》歡迎您的贊助。

台灣助印《聞喜》帳號：

華南商業銀行信維分行

帳號：149 10 008135 2

戶名：台北市岡波巴金剛乘佛學會

美洲助印《聞喜》，

請開支票抬頭 GVBS，寄至：

Gampopa Vajrayana Buddhist Center

6 Fox Lane, Denville, NJ 07834



唐卡簡介

十六羅漢系列之九：薄拘羅尊者

尊者為婆羅門之子。有感於在家人難堪忍之苦，而出家，隨而隱居修行，住於森林，以水果、草根為食，薄拘羅果之果皮為衣，因此而得名。尊者在見到了佛陀殊勝妙行與相好莊嚴後，生起極大的信心，即捨棄三界之欲，而得證入漢果。他發願救護所有生活貧苦，以及身處八無暇之眾生。尊者現在與九百名羅漢，住於北俱盧洲的北方。

།གནས་བརྟན་ཆེན་པོ་བ་ཀྱ་ལ།

ཐམ་ཟེའི་རིགས་ལས་འབྱུང་པའི་གནས་བརྟན་འདིས་ཁྱིམ་དུ་གནས་པའི་སྐྱལ་བམུལ་གྱི་
རང་བཞིན་དུ་གཟིགས་ནས་རབ་རྒྱུང་པར་མཛད། དེས་ཟས་སྐྱུ་ཕུ་བ་དང་། ལོ་མ་དང་།
ཤིང་ཐོག་གསལ་ཞིང་། གོས་ཤིང་རྒྱན་གྱིན་ནས་དཀའ་ཐུབ་ལ་གནས་ཅི་ཞིག་ནས་བ་ཀྱ་ལ་
དེ་བཞིན་གསེགས་པའི་རྒྱ་འབྲུལ་དང་སྤྱི་ཡོན་ཏན་རྣམས་མཐོང་མ་ཐག་སེམས་མངོན་པར་
དང་པར་རྒྱར་ཏེ་ཁམས་གསུམ་ལས་འདོད་ཆགས་དང་བྲལ་བའི་དགོ་བཅོམ་པའི་གོ་འཕང་ཐོབ་
པོ། འདི་ཉིད་ཀྱི་སེམས་ཅན་བཀའ་བ་དང་བསྐྱོམ་པ། མི་ཁོམ་བ་བརྒྱད་ལ་སོགས་པའི་སྐྱལ་
བམུལ་ལས་ཐར་བར་བྱེད་ཅིང་། ལམས་དག་བཅོམ་པ་ཆེན་པོ་དགུ་བརྒྱས་བསྐྱོར་ཏེ་བྱང་སྤྱོད་
མཐ་སྐྱོན་དུ་འགྲོ་བའི་དོན་མཛད་ཅིང་བཞུགས་སོ།



五臺山朝聖系列一
仁波切與弟子合影



五臺山朝聖系列一
仁波切與其前二世『仁
欽旺嘉』之佛像合影



五臺山朝聖系列一
頂果欽哲法王之舍利塔



五臺山朝聖系列一
閉關山洞內新舊文殊像



五臺山朝聖系列一
直貢第十三代法王閉關山洞